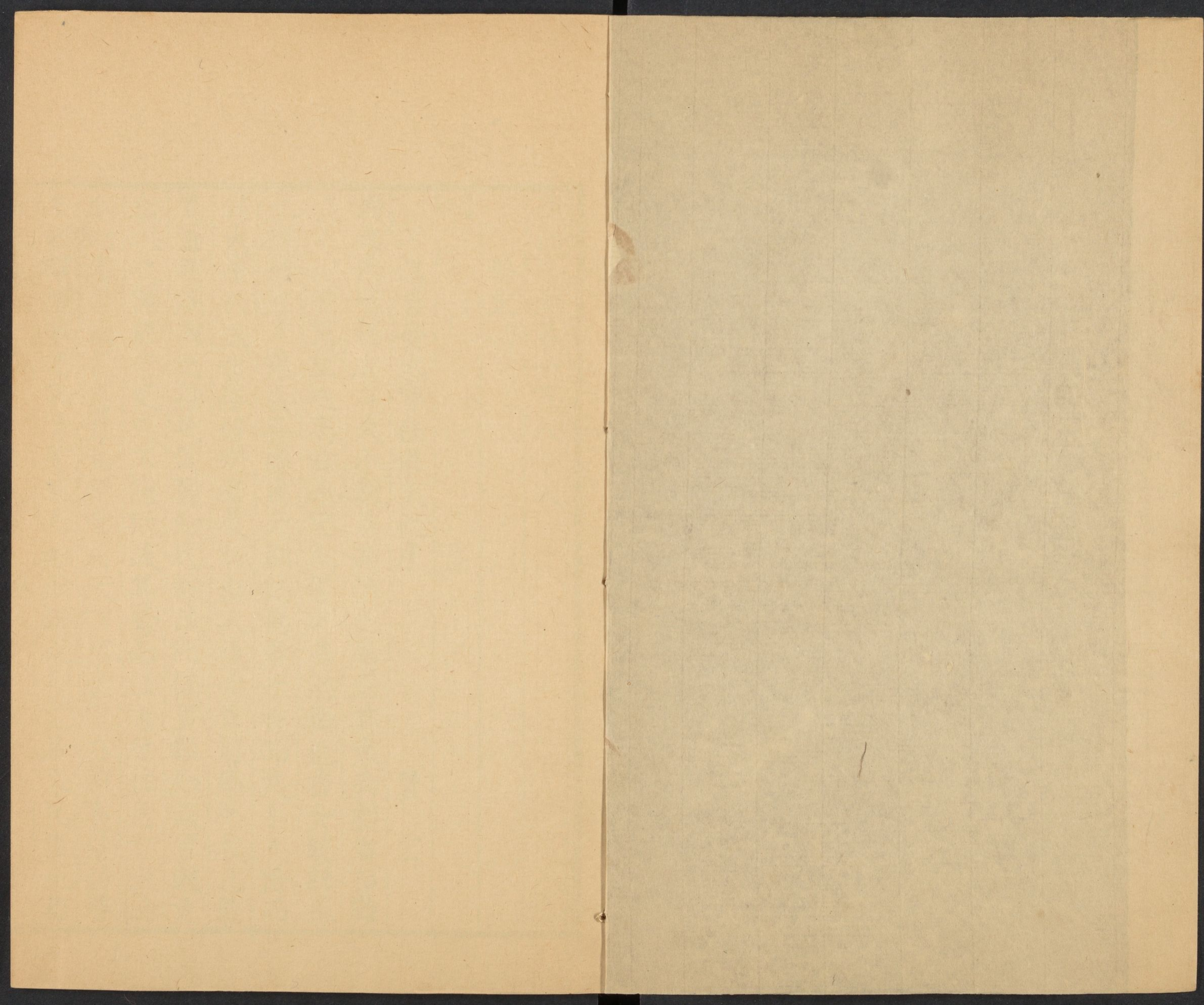


T 3193/O. 81

92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Y 7 1958



西江志卷第一百八十八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藝文 序十二

明

送吉安太守任君象之序

費宏

均之爲守顧郡有大小劇易而治之異宜其大而劇者恒難
其人以其地望之高非才望之優者弗能稱也吉安統縣惟
九環地二千里在吾鄉爲大郡誌稱君子秀而文小人險而
健大率民風士俗好剛負氣恥出人後士自游鄉之校已能
囂囂然議政之得失閭閻細民於法比條貫類知誦習輕重
出入之際雖老吏或不能欺故其賢而仕者往往危言激論
劇切當世以孤忠直節稱重於天下然豪宗右族喜爭好勝
互相譁訐寧破家蕩產而弗卹獄訟之多文移之冗亦他郡

所無其爲劇而難理可知矣而當道頃以屬任君象之非以其才望之優耶君嘗入讀祕書以文學有聲館閣出爲憲職數月即能吐直辭以振頽綱排異教風裁凜然雖坐是不容未嘗悔沮歷兩縣一州乃守石阡所在以治行聞儒術吏事君實兼而有之故命下之日吉之人士莫不以得君爲賀而殿讀徐君舜和侍御蕭君升榮復來督予言以贈其行予幸與君同年進士即從君處文墨之地而於民事吏責百不能一二識世類以腐儒視之茲將何以爲君贈哉故嘗讀史漢循吏傳竊以爲遷固之所以名吏爲循者蓋深懲俗吏專尚嚴酷以爲能而不知德教禮讓可以化民而善俗也吾何以知其然當漢之時潁川豪強號爲難治國家嘗爲選良二千石趙廣漢黃霸皆潁川守也廣漢患其俗多樹黨故構會吏

民令相告訐一切以爲聰明雖奸黨散落威名流聞而潁川之俗遂多讎怨及霸代之力行教化而後誅伐由是百姓興於行誼至於田者讓畔道不拾遺獄或八年亡重罪囚治爲天下第一自漢興言循吏以霸爲首而廣漢不與焉茲非所謂奉職循理亦可以爲治何必威嚴之明效耶今之吉郡猶漢之潁川也先是嘗有效廣漢之所爲而立威名以媒進取者矣然終有媿於勝殘去殺之道而民未必有去後之思也如霸者有望於君君固優爲之而無所讓焉聖明在上留意吏治安知鳳皇神爵不復見於螺川之境耶若夫采輿人之誦以續循吏之傳則固舜和職也予亦不得而辭

修江先賢錄序

修江先賢錄凡八卷所錄自漢而晉而唐而宋而元以訖乎

我朝凡六十九人皆寧產也以繫之修江修江寧望也江何以修名江自寧入於鄱湖凡七百里其委修而遠也或曰江源修潔飲者類之故多賢而可錄也何賢乎所錄之人大之以忠孝稱次之以庸勲顯次之以文學名次之以獨行著蓋中閨異教之在編次者皆有所節取而不忍其泯焉無聞於後也錄之者誰乎今之賢者閩憲周君公儀實修江世族也公儀自爲之錄乎據歷代之史蒐諸家之集而郡志家乘以及稗官小說莫不參稽而互訂之蓋甚博而核也錄之而又爲之贊者何歎賞欣慕有不容已於言者史例固然也錄一也何以有正集續集附集別集外集之不同爲鄉而錄勢不得以太嚴爲人而評義不容以太濫而曰別與外之區分又史例然也異教外之矣又何以賢之精於其術則賢於其類賢於其類則不得不賢於鄉也昔之賢者亦有意於錄乎人非愚陋孰甘與草木同歸於朽腐彼其勤一世以爲心固有待乎其後也錄賢果足以重其鄉乎干木隱而西河美李陵降而隴西慚地非人固無以爲勝也是鄉之賢則何以始錄於公儀仕優而學如公儀者鮮焉爾然則公儀之錄之也奈何秉彝好德達之天下論世尚友始於一鄉賢乎吾前有所取而法焉賢乎吾後有所感而興焉其志遠其心公非徒務爲博洽而已也錄備矣贊工矣而予又爲之縷縷者錄而非予則公儀之意或莫之識也

脩江周氏世德錄序

周君公儀之伯兄都憲先生與先世父少參先生相繼登壬辰乙未進士同仕於朝而公儀及予因得在京師以文字莫

逆於時皆髡稚也其後予與公儀亦先後登丁未癸丑進士同仕於朝而公儀官西署職刑獄號為劇地剖折之暇又能以其餘力繙閱百家之言作為文詞稱重流輩即專門名家或不能過予甚愧之公儀頃示予所編周氏世德錄予又知公儀昆仲之所以賢而且貴者蓋本諸世美之濟而所謂德厚流光非虛語也周故望吉水由參謀始徙州之囓田參謀之子賢夫徙十龍故址榮夫徙丁田而賢夫之子與閑徙三王巷與閑子八人其曰維者復徙禎溪源遠未分散處脩江之上者亡慮千突詩書之澤流行益盛蓋自宋迄今凡八世矣茲錄所紀合數族僅得若干人實周氏之賢而有德可以為子孫之法者若參謀之仁至於活千人賢夫之義至於捐千金而不惜視古之厚德自謂必興者未知孰重而孰輕也

而周氏福慶之源於是乎始浚矣故其後處者以行義聞仕者以勲名著若大使之忠可菴之孝尤傑然在人耳目未食之報遂於公儀昆弟發之而其將來之福尚未艾焉語曰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修於已而應出於天譬之稼而收植而蔭未有徒勤而無獲者然欲責報眉睫收功旦暮其勢亦不能必也鼻祖耳孫沿仁襲義不怠以息而後榮名盛福可以延綿昌熾於無窮故有餘慶必歸諸積善之家而積云者百年必世之謂也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觀於周氏可見矣嗟乎百金之產欲守之以為世業一器之重欲傳之以為世寶祖考之於後人莫不以是望之子孫之於前人因是以為孝也而況於世德之懿乎公儀既屬殿讀徐君舜和各為之贊以繫其後其於潛德之光發揚褒

西江志 卷一百八十八 四
大可以百世而不朽矣而又欲予一言以弁其端其意若將假予二人者以警動其後人俾知茲錄之不徒作也予豈能言哉顧於誼有不得而辭者於是乎書

南征奏凱錄序

比歲嶺南北盜起甚爲民患巡撫大中丞陽明王公伯安奉
上命合江西湖廣廣東之兵以討之而憲副孝感楊公廷宜
分司南贛實飭兵以備盜於時出入行間効力尤勤丁丑夏
六月率南安守季侯敷等莅上猶破禾沙等巢秋八月率指
揮馮翔等莅南安解圍城之困冬十一月率贛州守邢侯珣
等復莅上猶及南康大庾攻橫水桶岡等寨歷半載境內始
平明年春正月廣東泃頭等賊延蔓未絕又率邢侯莅龍州
勦之閱月乃班師以捷聞時憲副公所部捕斬幾六千人俘

獲稱是上錄其功加俸一等而褒擢之恩尚有待焉凡郡邑
游居之良南北往來之彥嘉武事之就緒也民生之底寧也
畏途之免於相戒也往往撰述歌詩以爲憲副公賀於是有
南征奏凱之錄寧都令王君天與復專使請序其端凱歌昉
於軒轅周官太師以凱樂獻於社春秋城濮之捷晉人振旅
凱而入說者謂天地之怒散以凱風故凱奏象焉其在詩則
出車以美南仲六月以美吉甫采芑以美方叔江漢以美召
虎而周王伐叛救民之功實於此乎著大抵皆凱歌之流也
後世有朱鷺芳樹等曲列於鼓吹謂之饒歌亦多敘戰陣之
事若皇武於度方城於愬則又專述其勞而擬之於雅矣夫
蠻夷寇賊猾夏殃民有國者不得已而征之君臣上下勞瘁
萬狀方事之未集也誠不能無輿尸喋血之憂一旦得雋而

歸鼓馘車譟發為謳歌亦情之不能已者大夫士從而文之以明一時之盛以上附於凱奏之遺音君子固有取焉而孰以為侈乎憲副公器度才識閱偉敏達而又志存體國念切愛民事不辭難謀必慮遠其在閩嘗奏武平之凱矣今茲嶺北之役帷幄籌畫之諮而出奇制勝功冠諸軍故談者翕然美之蓋其大者若諸縣機兵之不可用則議以所募打手補充募者萬人皆健鬪之兵也且月省募銀八千兩師行凡六閱月所省募銀為四萬八千兩矣兵餉則取諸儲穀取諸贖刑取諸鹽課得米三萬石銀三萬兩自始事訖於罷兵初未嘗丐貸於公家科擾於民間也茲皆兵之先務而公能處之合宜他可知矣凱豈幸而奏哉王君起甲科有志樹立其治兵衝也與公周旋憂心孔疚覩茲功之成宜其喜甚而欲予張之予雅辱公知亦深於助喜者乃不辭而為之序

士齋詩集後序

士齋姓鄒氏為贈翰林編修國子丞未軒濮公之配以其子編修和仲貴封孺人少聰慧其父贈御史郡博益齋先生教之列女傳諸書速解冥契而又博覽子史以含咀其菁華形諸吟詠隨事摹寫和平莊重見者無不奇之以為是無愧於能言之士矣因以士齋稱之然孺人雅自愛重未嘗苟作惟未軒公及和仲之嘗所往來厚善有托而求者乃時作一篇應之其橐亦多棄不錄宏其子壻也自贈寄之外未嘗有見焉間以為請則曰筆札非吾職也是特纂組之彌文烹飪之餘味耳何足以傳諸人人耶比者太平守傅侯希準奉其母太夫人就養郡齋以東山愛日十題懇孺人賦之侯以為能

寫其純孝之誠作而嘆曰郡有班姑謝娘可使之泯沒而無傳耶從其諸孫太學生訓得橐閱之爲綉諸梓而以序屬宏宏嘗評孺人之作文采絢爛若機錦之初翦意味雋永若鼎和之旣調而其音韻鏗鏘又若雜佩之交振蓋舉女德婦功之懿而發之於華牋綵翰之間使其服章縫厠縉紳固足以掉鞅文苑爲天下奇男子也而乃深處中閨美不外見其胸臆之奇蓋有無因而盡吐者昔歐陽子序謝氏希孟之詩而歎其不幸爲女子莫能章顯於世由孺人觀之豈不信哉雖然韞石之玉其氣爲虹埋獄之劍其光射斗物之奇者亦豈能閱且匿之今茲集得傳後而不終於泯沒不可不謂之幸焉耳矣孺人相未軒公育材校藝各稱厥任所至輒有賢譽勵和仲以學始於髫鬢遂以魁多士蜚英詞林其持身理家咸中槩則誠女之有士行者士齋之稱又不但以其詩也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宏於茲集亦云

鉛山縣志序

費 案

予兄鷺湖先生初及第讀中祕書考求四方故事間得鄉邑遺文如羣賢堂贊出楸枰徐先生手作所以記諸賢行實者甚詳因錄以示吾子弟竊嘆焉夫楸枰鄉人也羣賢堂鄉制也記於鄉者弗能存而顧存之於祕籍則夫祕籍弗及者於所遺亦已多矣又嘗遊於章巖觀磨厓遺愛碑思前令惠政於五十年後而識之識者錄其名也夫能使人感思於去位五十年之後則其人之賢可知識遺愛而不自錄其名則固非有爲而然也而令君之名今已無聞匪藉此碑之存則望實泯矣嗚呼使志無缺寧於此而遺之乎以是知志之不

可無也予自稍有知識以來訪尋吾縣志不憚購求或曰具於昔而今亡也則予弗及見也問之故家則藏焉者無矣問之故老則見焉者無矣鉛之縣昉於唐不爲不久遠者姑未暇論自入我朝來已百六十祀於茲中間枳棘棲鸞百里淹驥代有官賢豈無有見於是者而竟無望焉則非予所知也豈以郡志存而此在所畧乎抑謂是不急之務而不以汲汲也將遷召速而弗圖於早也愚惟家之有大宗小宗紀近以承於遠而近者親焉尤爲要矣故統志始祖也省志郡志者別子與繼別之宗而縣志則繼禰之宗也是故省郡志貴畧不畧不足以包遠縣志貴詳不詳不足以括細恃畧以忽乎詳或未然也抑今之志非古之史乎有一國必有一國之史而吾鉛爲五十里當在子男國史固不可以缺焉者志弗立

而事靡觀微顯闡幽之教微而彰善癉惡之權輕於是乎鄉評不足以爲勸而美俗偷善政無所於稽而取舍昧風漓政忒職此爲由固有受其病而不知者矣然則謂志爲弗急之務也可乎嘉靖癸未秋姑蘇朱侯於磐來試吾鉛越明年奸屏弊絕政通人和百廢具舉爰及志事顧予於聖室之中予方負慝滔天哀號瀕死奄奄餘息寧復逮是而侯之誠懇不可辭且亦不肖夙志而願因侯以成之者旣襄事慈塋服屆祥禫乃強拭淚就館纂輯成編始於甲申冬十一月明年春正月告成其事則取羣志紀載之舊前邑博金君璿私錄之遺庠生張君乾澤考證之公暨凡古刹郵亭斷碑殘碣窮厓荒墓騷迹名蹤參以紀傳所載事理相符彙采不逸務在廣而詳精而核以期可信於後而僭妄之罪予固不可得而逭

也侯名鴻漸於磐其字別號雲溪子少有俊才尤邃史學既登第命纂修武廟實錄於南畿有古直筆風是編也多其所折衷云

三江文集序

羅欽順

三江先生毛文簡公既卒嗣子中舍希原子壻王憲副世芳相與收拾其遺文久之始克成帙適憲副之官道仰攜以過余山居屬為校正而序之以傳中舍書來亦惓惓以是為請始余獲廁名先生榜末遂同官翰林及佐銓復相先後契分至為深密雖老且病兼拙於文詞然於義不容不勉遂詳閱一再過為正其誤訂其疑而稍比其倫類定為詩幾卷文幾卷即先生別號而題之曰三江文集乃從而序之曰六經文字之祖也天有是理而羣聖人代之言著而為典章演而為

謨訓所以正萬世之人極而經緯乎天地者也孔門授受相繼有作皆以發明乎此精粗本末無所不盡故孔子嘗有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明乎斯義斯可以言文矣自孟子沒而知言之學不講斯文日以晦蝕能言之士各以其所見為文以馳騁於當世醇疵得失莫之辨也爰及有宋程朱數君子出乃能有以剔其謬而折其衷聖人之道於是乎復明於天下其說亦既詳矣有志於斯文者學固欲其博要當以聖賢之訓為主優游涵泳久而浹洽乎其中則其英華之發必將有以感人心而扶世教不徒然也是雖不期於傳世世亦惡得而泯之哉先生之文雍容典則事理曲盡而意味常若有餘詩雅尚清新然必歸於所止蓋嘗竊窺先生之學術大抵博而不雜故其文粹然一出於正如此良金美玉見者

西泠志 卷一百八十八
皆知其為寶寧待於稱說耶然區區推重之意有不能自己者愧學力之弗逮思作者之難得也庸書此於卷首庶以見其淵源之有自焉若夫性情之懿官守之貞建白之懇則固有春秋之筆在余老且病其亦可以忘言矣

杭溪王氏族譜序

杭溪王氏吾泰和之右族也其先本匡姓唐初有名索者嘗為南平州判因選杭溪之勝家焉傳至江陵令琳入宋避諱始易姓為王其舊譜相承云爾琳後八世曰考翁生誠卿誠卿生六子孫曾益眾乃析居里之南北若坑中若山下若舉林皆是也宋元之際率以貴雄迨至國朝則登名仕版者後先相望若行人司副宗貴河南左方伯廷用龍泉大尹廷直鹽課司提舉廷平嘉靖進士世相學行政理往往有聞於時

若廷康世瑞之父子又以韜畧世襲潁川衛指揮僉事文武彬彬可謂盛哉其族有譜始自司副公因舊編輯世次昭然後九十餘年方伯公兄弟嘗續修之又六十年而其族一二老儒載欽載弼嘗再續之然未及脫稿也於是龍泉諸孫鄉進士一貫遂從而卒業焉既成編從其族祖載勤等來謁余母夫人所自出也先祖贈吏侍府君與方伯公同領鄉書契舊尤密而一貫又與余從子理同升見其譜之詳備良為之喜可無一言以贊之乎嘗怪夫世之論族姓者鮮不以貴富為重輕於其世德之淺深厚薄或有所未暇悉殊不知修德行義誠可久可大之基也蓋惟德之積者深且厚則其發也必弘以遠以今觀乎王氏英賢輩出聲光不絕於人之耳目

是豈一再世之積所能致哉荷前人敷遺之休而益勤積累居貧食力必以孝弟為本居官食祿必以忠愛為心祇率厥常無慕乎外此又為後人者所以濬長源而演餘慶也誠如是將其族之光大奚啻今日而已乎余於王氏親則中表誼則斯文之交故以是書其譜譜中潁川一派籍誤書楊諸先正序之已詳余可畧也

三至軒詩文序

江西以南昌為會府巡撫都院在焉其廳事之東偏有燕休之所右副都御史高吾陳公題其扁曰三至軒蓋公之於江西初以大參至再以大方伯至茲又以巡撫至此軒之所以名也維時士夫君子仰公之德樂公之政又知公雅好文事於茲軒也謂不可以無言於是或為記或為賦或為銘為頌

為五七言古近體詩多至數十百首於公之志蓋有發焉公得而讀之良喜乃令侍者次第編輯而鈔諸梓以傳久遠間以書來屬欽順序之惟公以武陵諸生登弘治丙辰進士駁歷中外三十餘年所至皆有成績而江藩兩政適遭時勢之難所以折奸慝之鋒而沮其謀蘇憔悴之民而續其命者其勤尤至惟是都臺之擢則初至再至之勤固有以基之矣及奉璽書膺重寄益孜孜焉不遑寧處紀綱振肅施設精審激揚予奪務有以協乎公論而厭服乎人心湖山千里之間民無弗受其賜者於前兩政益有光焉聲實流聞無遠弗暨茲軒雖美顧豈公久居之地耶然公自受任以來於今亦三年矣所以端本澄源反觀內省精思熟慮以為發揮運用之地者鮮不於茲軒得之一旦去此而雍容廟堂之上固宜有不

能忘情於茲軒者況乎諸君子之作事既詳於三至而推類
以往莫不以無窮事業爲公願之其意亦誠厚矣又豈公之
所能忘哉欽順衰病空疎詞無足采幸嘗竊窺公所存之一
二而知諸君子之所願於公者將必有徵也是以敬爲之序
而不辭

月湖文集序

學莫先於明道也道苟明焉日新而不已則積之而爲和順
之德發之而爲炳蔚之文措之而爲正大光明之業由體達
用沛然有餘蓋學之有得於心者然也然自孟子沒而聖學
不傳千數百年之間道術四分五裂上焉者類以佛老之似
亂孔孟之真下焉者記誦詞章而已惟漢之董子揚子唐之
韓子宋之歐陽子頗皆號爲知道然所見者大意而於精微

之際容亦有未察焉故其著書立言所以闢異端扶世教淑
人心雖未嘗不合於孔孟而弗精弗詳之病均有不能免也
求其克紹孔孟相傳之學粹然一出於正其惟濂洛關閩諸
君子乎諸君子之於道也極無聲無臭之妙而不離乎日用
之常窮天地萬物之遠而皆攝於方寸之地表裏洞徹左右
具宜凡其形之於言筆之於書莫不明白而淵深縝密而通
暢精粗隱顯一以貫之所謂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
能破斷非漢唐以來諸儒所可同年而語也今其遺書具在
經生學士鮮不從事於其間其能有得於心與否徵諸文章
事業固可槩見有如月湖先生豐城楊公可不謂之傑然者
歟公夙有志識求道甚懇百家之籍無所不覽而一以六經
爲的凡辭說之出於諸君子者篤信而固守之精思而力踐

西漢志 卷一百八十八
三
之及其學成行尊遂為多士之所矜式士無遐邇皆知有楊月湖先生聞其名而不獲見者未嘗不以為私恨也公樂與人為善辨疑答問終日亶亶有以詩文請亦欣然應之伸紙揮毫直寫其胸中之蘊氣昌而辭達調高而節和閱肆簡嚴雖或不同而事理物情往往曲盡蓋諸君子之權度在我其應用之弗差也固宜與夫似是而非詞深意淺者其相去奚啻十百也公所著有淨橐續橐遺橐四橐五橐六橐皆冠以月湖之號以欽順之嘗徧讀也因屬為之序欽順非知言者夫安能序公之文哉然獲從公遊不為不久心誠好之亦自不能已於言也公登成化丁未進士第改翰林庶吉士累擢南京禮部尚書今致仕家居尤著述不輟當積為後稿云

送侍御范君清戎江右序

國朝設衛所以嚴武備所轄軍士皆有定伍其伍或缺則按籍而求其人以實之按籍而求其人初若易簡及其久也而弊端滋出禁令科條由是日繁故自京畿以及諸藩服上常專命監察御史一人往莅其事期於武備之無乏爾而御史所至凡一方官吏之賢否軍民之利病有所聞見皆得列上於朝黜陟廢興於是乎在自牧伯以上有大疑大議率參決其可否一言之當則闔境之內莫不陰受其賜焉蓋雖名為清戎而其責任之備乃如此此其人之賢否所繫於輕重之數豈小哉吾江右屬有盜賊之虞清戎之政因而暫輟及茲勅勦甫定而南京雲南道監察御史范君以載乃復承命以往君桂陽宦家子既登進士擢行人猶好學不倦才識益弘以遠嘗奉使肅崇二府一以禮自將及遷御史於南臺歲猶

未期而封事已三上所言皆天下大計與當時切務忠直之氣輿論推先肆吾江右士夫聞清戎之屬於是莫不欣欣然以得人爲喜而君旣被命例許挈家還鄉因獲躬奉卮酒拜上其慈闈千萬歲壽極天倫之至樂貽鄉里之美談又重以爲君喜也君行有日侍御楊君抑之等以告於太宰孫公謀所以贈遂來徵言於余余非能言者然不謂之知君不可其可失君吾江右之民比年以來憔悴甚矣所望於仁人君子撫摩煦嫗以迓續其命脉真若大旱之望霖雨今得君以臨其上其有幸乎夫清十得三不枉平民此清戎之最君固無難辦者惟是所以宣上德而通下情贊訏謨而翼公道使吾民小大成不失望而憔悴以甦宜必加之意也推是以往而居大行之地功業所就其可量哉遂書以爲贈

西昌存古錄序

宋山谷黃先生嘗令吾邑邑有祠以祀先生在快閣西偏迄今三百餘年矣中間嘗一再廢輒有賢者爲之復之弘治壬戌附祠之僧寺弗戒於火併祠燬焉滇南楊侯南金時爲令喟曰茲吾責也亟以公牘白於部使者侍御王公哲少參王公綸憲僉王公啓言所當興復之狀與所以興復之方諸公咸避之侍御公以謂寺因祠久祠以寺隘今茲之火先生其有靈哉遂檄侯規劃寺基以弘其制侯奉若惟謹時適有良材當入於公者侯因取而用之祠故有祭田復經理其租入以爲之助祠成而民不費一錢而其宏偉高深率加於舊十六七新壇有泚遺像儼然凡君子小民所以尊仰先生之心於是無不慰愜鄉進士劉君鴻謂侯茲舉實關治化不有紀

述來者曷徵乃具著其事之本末爲書一編名曰西昌存古錄而首之以贊詞傳序以槩見先生平生終之以先生登臨原唱及後賢賡和之章以見先生之高風遠韻有以歆動乎人人者如此至若祠址之圖祭田祭器之籍皆有繫於祠事而附以蘇東坡孤鴻之闋文信國漢節之章又義所當存者也侯取而壽諸梓將俾茲祠永永有徵旣畢工屬欽順一言以爲之引辭不獲命竊聞孔子之作春秋有存古則幸之者有復古則喜之者蓋古制亡而天下之治日入於龐雜有能存之將亡之際復之旣亡之餘世道實爲有賴夫安得不爲之喜且幸哉今一祠之復其事雖小而善政得民終有不可諛者固於是乎在後之來者進拜於祠下退而閱乎是編考其時論其世其能無所感乎即有感焉必將求先生之所以爲令者以加乎民夫然後知吾楊侯之所存有不在於香火豆籩之末者矣蓋先生爲令慈祥豈弟民不忍欺而其詞章操行亦皆有過人者可爲後人師法跡塵心遠超然獨得哦其詩尚可以想見其爲人茲其祠之所以隨廢而隨復也楊侯政崇易簡不一毫擾民蓋於先生有合而好古崇正尤汲汲焉其所欲存而思以復之者殆未可一言盡升階漸達方自茲始夫安知將來所錄不有富於是編者乎

七星文集序

自昔擅名文苑者皆夙智早成博學多通之士夙智早成天也博學多通人也經天之精緯人之蘊妙合而爲文固宜道麗瓌奇鏗鉤炳蔚可喜可愕而天下莫與之爭能然其於道有淺深則行之有近遠故有志於不朽者不以辨博高天下

爲足恃必將深求斯道而載之以行庶幾仰協前聖而弗差
俯俟來哲而無歉然亦希矣吾友劉雲表先生生而穎悟絕
出方幼學把筆爲文字語輒驚人川湧瀾翻雲蒸龍變有莫
知其所以然者年益長學益博文益奇往往受知於名公鉅
人而其名遂聞天下天下之士莫不願從其遊行李東西爭
先迎候質疑請益之外求其文者接踵先生舉欣然應之長
篇短章人滿所欲濬長源於經史蒐百氏之精英浩浩乎出
之無窮恢恢乎其無所不有也然其冲懷遠度千古爲期反
約窮深惟日不足用能盡人情物理之變協是非取舍之公
酌政體之變通判儒學之失得而一無所苟使知言之君子
得而讀之其心將莫不灑然以爲有合無疑夫才高而無據
則易淫學博而無統則寡要是雖其文之工妙有以震動一

時然不旋踵而散亡磨滅以盡亦其理也其視先生之文可
同日語哉先生早膺鄉薦竟不得志於春官年僅五旬忽焉
長往懷奇器而弗試孜孜深造而不能無遺恨於所止也可
不惜夫先生旣卒故人厚者咸切傷悼且圖經理其遺文以
傳會吉守任侯象之入朝錦衣指揮余君世臣首以爲言侯
曰是在我歸即謀於泰和令區君時行徵橐其家得記序等
文十有八體釐爲若干卷刻之堅梨於是先生從子貞嗣子
栲與邦人士謀來謁余序夫有文若此當不假序以傳至於
數君子樂善之誠尚文之美則非序無以見也抑先生平日
涉歷旣廣應酬亦多茲集所編惟據此橐四方人士之所得
者或頗不在集中若其五七言近體詩歌又皆編次未就將
來豈無君子兼收而併刻之以備一家言俾異時傳文苑者

有足徵乎此又余之所不能忘言者也先生名鴻別號七星居士因以名其集七星本地名在澄江之南一舍而遠劉氏居其上垂數百年世承宦學至故雲南憲僉公益顯憲僉剛稜嫉惡壁立千仞以鐵心爲號而人莫不信今以鄉賢附祠學宮先生其季子云

畸所漫橐序

余友徐君廣威別號畸所方弱冠即銳志於古文詞其天分高記覽博工力敏復師事東吳桑假鳴子盡得其命意造語之法遂以詞賦起盛名其賦體率宗六朝間出漢魏鋪張開闔窮情盡變然未嘗不裁之以體尤喜用事愈出而愈新古近體詩多奇崛豪宕而長篇特爲嚴整要皆步驟前人非苟作者於時文雖若不甚留意朋輩亦鮮過之一時好文愛士

之君子見輒嘉獎且往往爲之延譽高科清秩屬望攸同顧久而未之有合也年四十始名薦書比試春闈又沈於乙榜遂去爲鄖西教諭官垂滿遽卒嗚呼古所謂有才而無命者非吾畸所也耶其遺橐頗多門弟子或分持以去所存僅數帙其兄鷗江先生旣謝鄉事來歸稍加詮擇約爲是編以便流傳而題則仍其舊嗣子鄙奉藏惟謹茲因君門人玉山簡二尹明求以鋟木欣然將親往授之以余雅知君懇求一言以信於久遠惟昔壬子鄉薦偶獲聯名及上京師行則同舟車止則同舍館君神情超曠言論褒貶無所顧忌朋輩頗疑其難親然與余相處幾半年始終莫逆乃知其中實平易一切任真可爲直諒多聞之友彼深衷厚貌文有餘而誠不足者殆未可同年語也然則君之所爲可敬者獨文詞而已耶

嗚呼向令命與才會官當其才俯仰無所累其心舉動無所挫其志從容涵泳益探其精粹以大發於篇章將其流傳於世者獨是編而已耶九原既不可作余亦老且病舊業益荒覽其遺文不覺愴然有感勉爲書此以引其端

吉水東門徐氏重修族譜序

余衰且病謝不爲文久矣一日亡友徐南峰嗣子永年與其兄慧弟輝弟應弟騰羣造余門以重修族譜序請惟南峰於我相得最深居常念其早世今見其子姪猶見吾南峰也於序茲譜其又安忍辭哉發其譜而閱之首得學士解先生所爲序序中所稱自杭州通判時敏而下至叔通兄弟凡十世於其承傳之序支派之分名字若號以及隱顯之迹皆備蓋先生乃徐氏至親故能詳其世系如此於是遂即其圖考之

泝通判而上凡六世得其始遷之祖遜公叔通而下又三世而得南峰南唐贈中書令知諫乃遜之所自出南峰六世祖自南與叔通之祖城南從兄弟也由始遷之祖至南峰凡十八世居吉水將六百年矣中間文學行誼之美名位之華貴產之阜皆可考見而其尤顯聞者則前有通判後有南峰焉南峰諱穆字舜和弘治癸丑賜進士及第累官翰林侍讀學士高才博學議論豪爽隱然負公輔之望而不幸不壽以卒知者蓋莫不惜之解先生稱通判公才堪台鼎而仕止州郡是以有歷世之報南峰不可作矣今其族益蕃子姓多森森秀出天所以報徐氏之世德將不又有在乎夫栽培之理萬古如一誠相與飭躬砥行篤志問學修其良貴之在我者以聽於天則其世之昌大休明逾久逾盛未有不可必者余竊

於徐氏有望也舊譜刻於成化壬辰乃某之曾大父泉教君公鼎所修蓋因解所序本而續之者也立例既善源委燦然今所重修一遵其例增至二十餘世凡倡謀定議其族諸長老某輩實主之編纂繕寫督工之勞諸子弟秀而文者分任之諸來請序者實奉其長老之命可謂有禮矣永年國子生慧輝應騰俱邑庠生皆駁駁嚮用云

槎翁文集序

鄒守益

往歲讀劉雲表祭槎翁子高之辭稱其為廬陵岱宗而反覆慨歎以為古道所向而俗子之嗤未嘗不迫爾而笑曰古之不入於俗久矣求合於古則必拂於俗而闖然媚於俗者且將得罪於古故士君子寧受多口之憎而侶侶尚友於千載之上然後可以對越天地而無愧矣特槎翁已乎方元之不

網也輕儒術而崇吏威驅一世於權利之途而子高恂恂以經史自課斂精蓄銳以肆於詩文思與古之作者馳騁上下而無所撓天下大亂避兵里良山中拾木葉挹泉研石以相倡和遭逢國朝以明經掌職方出司北平憲事茹糲被素不以家自隨時從庫吏假圖籍千卷嗚嗚几上及貳禮部攝冢宰齒髮耗矣而志不衰故其詩沈致奇勁自成一家其文雄渾閎雅馳驟而有餘力昔上蔡先生曰富貴利達今人少見出脫得者所以都看不得跡翁之見可謂透此關矣故其自許亦曰平生無能過人者獨富貴患難之適然吾前曾不以動其心而孳孳焉惟文學之自樂嗚呼使其移平生精力以從事於濂洛之緒則不忝不求何用不臧所立殆不可測然而已鬱然可觀矣詩曰職方集宋學士景濂評之以傳文曰

槎翁集羅吏部允升手校正之以屬徐郡侯士元俾登之梓於時距翁百有五十年矣以百有五十年而殘編散簡猶爲士君子所愛慕而思以永之回視豐貲高爵氣焰炫赫而今且蕩爲冷風者所獲不既遠乎刻既成侯遣倅示予山中乃論其世以風厲學者使知求合於古而毋以俗爲進退也

油田隆堂彭氏族譜序

廬陵隆堂之彭氏咸祖鳳山翁雲卿分而爲三曰伯琛仲琪季瑾又分而爲四曰弘仁弘禮弘道弘輝又分而爲六曰允忠允恕允宣允政允泰允趨又分而爲十二曰幼初幼通幼清幼充幼立幼亨幼嘉幼真幼孚幼謙幼信幼勉惟幼初無傳而十一幼之子凡二十有八人濟濟有立幼清之子珣通經好義始爲譜以合其族珣之子治率其族以遺稿登諸梓

予之卧山中也治以文請旣而北上京師南來廣德未有以復也而治之請益虔則告之曰子嘗觀醫家之象人乎自元首耳目鼻口四肢百骸心腹腎腸舉無不備者所以察其經絡攝其總會時其燥溼寒暑而施其湯熯鍼砭以保其身也家之有譜所以譜其家之經絡總會而醫療之以保其家而已矣今子之兄弟凡五十有五矣子之子之列凡八十有六矣夫孰非鳳山翁遺體之分乎是固一人之身也古之君子視其族也如一身故無弗仁於族者視天下也如一族故無弗仁於天下者何也氣相通也氣之不通則一膜之外且將痿痺而身病矣一宮之間自爲胡越而家病矣況於天下之遠乎身之病者湯熯鍼砭之可愈也家與天下之病者其何以藥之吾嘗聞諸西銘矣人人夙夜匪懈以無忝所生尊其

高年慈其孤弱隆其賢能而撫綏其顛連無告者慈愛惻怛之情洞然四達而不使害仁濟惡者奸於其間此聯屬天下聯屬宗族之附子湯也凡鳳山翁之孫子其尚思拳拳服膺以無負作譜之盛典乎若祇以備其儀文而畧於愛敬之誠譬諸象人之懸於市爲門戶觀美而已其何以收醫效之大成哉治之昆弟甚文而志於禮其諸子杲東彬彬向用矣處則以是仁於族達則以是仁於天下使異時考德而論世者於是編有稽焉則予之言且賴以有光矣

陽明先生文錄序

錢子德洪刻先師文錄於姑蘇自述其褒次之意以純於講學明道者爲正錄曰明其志也以詩賦及酬應者爲外集曰盡其全也以奏疏及文移爲別錄曰究其施也於是先師之

言粲然聚矣以守益預聞緒言之教也寓簡使序之守益拜手而言曰知言誠未易哉昔者孔夫子之在春秋也從游者三千速肖者七十矣而猶有莫我知之嘆嘆夫以言求之而眩其真也夫子旣沒門弟子欲以所事夫子者事有子夷攷其取於有子亦曰甚矣其言之似夫子也則下學上達之功其著且察者鮮矣推尊之詞要亦未足以及之賢於堯舜堯舜未易賢也走獸之於麟飛鳥之於鳳雖勉而企之其道無由不幾於絕德乎禮樂之等最爲近之然猶自聞見而求終不若秋陽江漢直悟本體爲簡易而切實也蓋在聖門惟不遷怒不貳過之顏語之而不惰其次則忠恕之曾足以任重而道遠故再傳而以祖述憲章譬諸天地四時三傳而以仕止久速之時比諸大成比諸巧力宛然江漢秋陽家法也秦

漢以來專以訓詁雜以佛老侈以詞章而皜皜肫肫之學淆雜偏跛而莫或救之逮於濂洛始粹然克續其傳論聖之可學則以一者無欲爲要答定性之功則以大公順應學天地聖人之常嗟乎是豈嘗試而懸斷之者乎其後剖析愈精考擬愈繁著述愈富而支離愈甚間有覺其非而欲挽焉則又未能盡追窠臼而洗濯之至陽明先師慨然深探其統歷艱履險磨瑕去垢獨揭良知力拯羣迷犯天下之謗而不自恤也天下之人稍稍如夢而覺泝濂洛以達洙泗非先師之功乎以益之不類再見於虔再別於南昌三至於會稽竊窺先師之道愈簡易愈廣大愈切實愈高明望望然而莫知所止當時有稱先師者曰古之名世或以文章或以政事或以氣節或以勲烈而公克兼之獨除却講學一節便是全人先師

笑曰某願從事講學一節盡除却四者亦是全人又有些訕之者先師曰古之狂者嚶嚶聖人而行不揜世所謂敗闕也而聖人以列中行之次忠信廉潔刺之無可刺世所謂完全也而聖門以爲德之賊某願爲狂以進取不願爲愿以媚世嗚呼今之不知公者果信其爲中行之次乎其知公者果能盡除四者而信其爲全人乎良知之明蒸民所同本自皜皜本自肫肫常寂常感常神常化常虛常直常大公常順應患在自私用智之所欲障始有所尚始有所倚不倚不尚本體呈露宣之爲文章措之爲政事犯顏敢諫爲氣節誅亂討賊爲勲烈是四者皆一之流行也學出於一則以心求言矣學出於二則以言求言矣守益方病於二之而未瘳也故反覆以質於吾黨吾黨欲求知言之要其惟自致其良知乎

族譜後序

家譜一篇先易齋大夫手筆也不肖孤增大夫行實梓而傳之以頌兄弟之行三十有六人因投涕而申誠於後曰念之哉敬之哉茲我大夫尊祖合族之志也尊祖以明尊尊故縱而譜之以見本之一也合族以明親親故衡而譜之以見支之同也明於尊祖之義則知吾之身即祖考之身而保身慎行繼志述事無所不用其孝矣明於合族之義則知吾兄弟之身即吾之身而敬長慈幼恤病賑貧無所不用其仁矣譜也者普也所以普其仁孝之道周流貫徹而無弗及焉者也普以言者譜之所及也普以行者則非譜之所及也凡我兄弟其念之哉敬之哉昔者小宛之詩兄弟相勉以善而作也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蓋念其先也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所以承先德而獲福於天也儀也者父子兄弟相接之禮也父而能敬則無弗慈矣子而能敬則無弗孝矣兄而能敬則無弗友矣弟而能敬則無弗恭矣夫而能敬則無弗義矣妻而能敬則無弗正矣姑而能敬則無弗惠矣婦而能敬則無弗順矣敬德之聚也福德之原也故父慈父之福子孝子之福兄友兄之福弟恭弟之福夫義夫之福妻正妻之福姑惠姑之福婦順婦之福古所謂自求多福在我而已若驕慢侈肆以喪失其儀父子相虐兄弟為讐夫妻反目而婦姑勃磔雖富連阡陌官居鼎鼎其何福之有故曰天命不又言善則受福不善則受禍誠之至也先大夫之訓曰人生一世如輕塵棲弱草苟不立節義是虛生矣人性常要檢束嚴整則不輕以放肆常要惺惺則自然日就規矩不可斯須忘敬之一

字嗚呼此戰戰兢兢集木臨谷之道也夙興夜寐無忝爾所
生凡我兄弟其相與勗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凡我孫子其
引而弗替則我大夫尊尊親親之澤庶幾日普而永乎

永豐太平坊鄒氏族譜序

昔易齋大夫訪族於永豐遂歷樂安崇仁宜黃慨然欲作鄒
氏統宗譜以敦親睦以萃渙散曰自正考父而下其詳不可
聞也自統制而下世次未易稽也吾欲泝於承務衍於七仁
導於銀青以極諸派之流其可乎衆咸忻然而功未克就乃
作安成澈源小宗之譜首以譜序存舊也次以制誥彰恩也
次以經傳格言端本也次以歐蘇譜例垂制也次以宋方論
議戒僞也次以甲科節義昭的也次以世系行實而終以詩
文徵文獻也守益梓而藏之弗敢違宗兄國寧自永豐相視
於廣德出而閱之寧瞿然曰吾欲續太平坊小宗之譜請由
是取法焉以嘉靖己丑編次之踰年而始成顧安撫公瀕以
勤王覆家而大理公瑾以死難貽累屬戚記志無所考乃畧
其系而載其事又六年丙申偕叔父德化顯倫及弟宗孟姪
鐸詣予而徵言訢訢然曰子知吾之姓與孔子同乎左氏所
稱正考父三命益恭其後必有達者鄒之於孔同姓而異氏
耳予復之曰子亦知吾之性與孔子同乎良知良能蒸民所
具直道而行無異三代亦同性而異世耳孔門之教弟子曰
入孝出弟謹言信行愛衆親仁而餘力以學文故由孝弟而
達之則立愛立敬無或斃矣由謹信而達之則庸德庸言無
或怠矣由愛衆親仁而達之則嘉善而矜不能無或棄矣由
學文而達之則誦詩讀書以論其世無或陋矣聖人之仁天

下咸若視其弟子者而況於同姓而其可以不思自盡乎寧起謝曰吾得之矣能盡其性爲能光其姓能光其姓爲能重其譜請以是勵我子弟其統宗聯屬之法尚與諸宗共圖之

安福三刻縣總序

周禮司民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藏諸天府天府至嚴也王至尊也而敬重版圖若天球河圖然嘻其義精矣積民以成甲積甲以成圖積圖以成都積都以成縣積縣以成萬邦萬邦之基必始於丘民故王政之要重丘民而致察於縣成汙吏猾胥必慢其版籍奸豪飛詭貧弱讐斂姦心競生僞端交作神出鬼沒而弗可詰是以澤鴻日號角雀日繁而佩牛犢日逞執是而曰倡九牧阜萬民是築臺九層而圮其基也安福之刻縣總自松谿程侯文德始按丈田之籍而提其要以周民數以覈賦稅以均事役奸豪無所覬貧弱無所疚而胥吏無所搖其猶古之遺乎嘉靖壬辰景山李侯一瀚屆黃籍之造惓惓以松谿爲法復刻而戶授之邑之父老子弟沐浴慶澤帖帖無後虞歲壬子交川湯侯賓釋褐視篆博諮故實遴能以團局矢神以被志酌糧以均甲惓惓以景山爲法而屬劉簿鰲日督其成比膺召命亟刻之梓而告於益曰版籍情僞南北異狀也而衆言復淆之雖夙夜從事猶慨然於中暨按新籍督賦犁然無升合爽然後信舊政必告之爲忠而二三子之勞爲有終也願徼言以告後之君子益拜手曰茲總也三刻矣其世變風移之慶乎維民有常懷維天有常親維王政有常憲日昃咸和則父母孔邇率割夏邑則時日曷喪故赤子以保衆胥親之矣否則戚聰明自民明威自民故

靖共以聽神斯福之矣否則殃以松谿景山二侯稽之有刊文之訕矣有聯名以毀矣而口碑載道帝賚三接以今準後雖百世可知也後之君子憲於交川體信達順以迓續民命於天肆吾邑無疆維慶諸君子亦無疆惟休湯侯入贊司徒職版籍矣程侯秉國鈞李侯柄言責咸精白周禮以翊皇極執古之道御今之紀尚樂與萬邦丘民慶之古不云乎達於上下敬哉有土

廬陵下村周氏族譜序

周之先居懷州河內自河內徙鄭之滎陽宋南渡後自滎陽徙廬陵之永和相傳與益國公必大同譜其自永和徙下村由思榮始自大湖徙桃花山由廉州郡守夔始天順間鄭州守淵起家進士以舊譜兵燹銳意修之弘治間廉州守歸休

於家復圖續之皆未就緒嘉靖間庠生斐國子生祐續之就緒而歿歲乙巳別駕社歸自肇慶謀於伯兄裕祿曰譜不續且廢坐孤先志吾不敢怠若假借門第授以爲宗吾不敢誣於是從兄弟合成硯覲操儒及族之長吉賈愿大定臻咸趨其義而委成焉乃考校編摩缺疑存信斷自元德翁爲下村始祖而各派之徙者曰馬鋪曰婆嶺下曰旨營坑峰備列之首之以宗圖次之以支派附之以祠規終之以家乘而擇子弟之敏達者先庚仲甲壬泰戊東壬承治其籍鼓佃焚磐叔甲役其勞以己酉冬始事至庚戌春而告成適青原舉大會儼然以首簡來命某也嘗聞修辭立誠之學矣世之修譜者旁據遠引宏詞鉅冊靡靡然自以爲尊祖而睦族也非其祖而祖之非其族而族之果且能尊與睦乎哉畫工之貌像也

耳目肢體居然矣而鬚髮或加損焉君子猶以爲不似其親
譜也者凡以貌其本支也而至於假借援引以加諸其祖其
爲鬚髮也不旣贅乎維廉州公以鯁直振鄭州之緒惴幅無
華有實惠及民爲名流所稱許肆別駕社偕其兄祿瞿瞿以
講學爲志與四方豪傑交砥而深造之故慎重譜牒勿怠勿
誣以懋終其庭訓雖以益國之忠義文章居相密邇遺像猶
存於里而凜凜不能假一詞其諸有驗於與幾存義之學乎
昔在無極翁之繼絕學也言聖以誠爲要言五常百行以非
誠爲邪暗塞言日休日憂之辨以實勝爲善夫非周氏之黃
鍾大呂乎凡周之彥登斯譜者翕然以忠信爲志謹於庸言
信於庸德而罔肯苟焉以自欺則真誠融液惻怛周貫可以
裊身可以承先可以聯宗可以燾後達之可以澤民而卷之
可以善俗尚以爲茲譜光

續刻思賢錄序

道鄉忠公自少以道學行義知名至兩任言責姱節鯁論炳
耀於元符崇寧之間其奏議序於楊文靖其文集序於李忠
定其葬也銘於陳忠肅其復墓亭也紀於葉水心其錄思賢
也序於楊鐵崖皆天下選也謝子應芳當元季慨然請於有
司建祠宇清瑩域請設書院而採撫以刻是錄其諸尚友之
志乎嘉靖庚子某歸自南雍約南江憲副輓祇謁林莊公墓
下敦年誼叙宗盟後十年南江之子駢簿於雩都奉義方以
刻是錄取後來修墓復田事蹟及奠誄題詠續之而以肇慶
之忠節祠平樂之書院二記終焉某盥誦連日夕作而曰應
芳氏郡後進也表彰先哲惻然欲永之矧在我後嗣其可弗

恭以遏佚前人光乃拜手而言曰以某觀於言路通塞之際
蓋爲往鑒永歎云方宋之隆也親擢臺諫極一時之選雖在
狂直屈已而優容之故士爭自灑濯以犯顏敢諫濟時行道
而鳴慶曆和平之福及其替也偏聽獨任竄斥接武若與佞
爲市與忠義爲仇者卽有隱憂伏慝熟視以言爲諱馴至靖
康板蕩尸狄橫行而莫可藥故曰拱把干霄養於豫也蟻穴
潰堤慎於漸也嘻其幾微矣哲宗面對以公輔器公大中召
還馴貳吏兵亦曰簡在矣論事彌不置非曰皜然以沽直也
而一擠於章惇再誣於蔡京曾不得以所學報君父莫宗社
展其比隆三五之志爰及紹興錫謚贈官悼忠良以傷諂佞
然其如國計何將厄運侵迫匪獨力支耶抑國是嚙沓匪降
自天耶方新州之竄也祖問皆坐貶旅舍不容榻夜絕湘江
幾葬魚腹欲擠之死也而竟以生還及僞疏之誣頒布天下
使聞之真若有罪而端人正士無敢爲辨欲奪其名也而終
以完名顯異時田畫王回曾誕職列忠義而惇與京袞然奸
臣傳首嗚呼觀是錄者可以深長思矣某嘗尚論而重有感
焉鄒氏自舍人公以水孟薤本陰隲蒼生而都官參軍世守
弗諼蘊極而發以鍾於公坐不踞立不倚鏃羽師友沈酣道
鄉超然有悟於傾耳莫聞拭目莫覩之真故處卑官而抗時
政遇冗劇而常優游當雷霆迫鼎鑊而不改容易慮餐脫粟
駕鷄棲而闔門千指欣若養三牲而食萬錢茲豈以聲音笑
貌襲者公矢身許國而安康慈訓以無愧公議爲主一視險
夷而老不衰公以長育人才爲已任踏門問道無虛席而沈
夫人相之館舍饒羞區畫不懈病則爲之粥藥至受遺賻以

須貧空尤爲知禮公以正學自樹而子柄善述之繳進原疏光雪先烈莊外敏中了翁許其大受而語錄淵源爲龜山門下首稱則公之論於親刑於家燕翼於後舉皆可爲來世矜式游定夫之祭公曰志士仁人皆曰五百年之期是維我公以斯道嗚乎不然何得之全而養之誠則公之廉貪立懦而繫百世思者寧獨蔽以忠義乎公歿又五百年矣迪惟前人光用施於我宗盟鵠峙玉立飲膏襲馥寧無厚望以續來思

樂安董氏新譜序

樂安董氏之先居臨川擴源墟墓在黃山寺至贈司徒公合當五季開平初始遷流坑時地隸廬陵曰廬陵派兄含仍居今宜黃曰北源派弟全徙鄱陽曰德興派原譜刻於宋以司徒爲一世祖至元丙午有慶始續修之兵亂而廢乙已知縣

尚與縣丞養性潤色之洪武丙子復與桂林刊行之凡十有六世是爲舊譜成化丙午御史時望準東里楊公新式先修桂林一派於前正德辛未繼修校書一派於後嘉靖辛卯潤等復輯理之凡二十有六世是爲新譜云董生燧自南宮來學山房攜與諸生縱觀之觀其譜序祠記自吳文正公至虞文靖揭文安至於雙江聶子南埜歐陽子曰其訓規盛矣觀於於登科題名之錄領鄉薦者百餘人升進士者三十人而居魁元者五其武畧通經賢良皆班班然曰其科名盛矣觀於衣冠襲慶之圖自監鎮監務至郡縣監司七十餘人自監場監院至臺諫卿監侍從三十餘人而開國子男者二曰其爵位盛矣觀於流坑山水之圖爲宅兆者四爲棹楔者五爲書院者四而列居比居者鱗次然曰其風氣盛矣觀於新祠之

圖爲師係爲魁元爲追遠爲孝敬爲育賢祀司徒而下三世及族之顯者合食焉曰其祠祭盛矣觀於宗派之圖自司徒生贈司空稹司空生明法文廣屯田文肇校書文冕道者文亨爲四大派明法生正己屯田生解元滋職方淵太係淳校書生光祿淇察推洙道者生知縣汀爲七小派垂六百年聚族逾數千指曰其族屬盛矣東廓子曰茲惟盛哉亦茲惟艱哉夫誦其訓規則思所以踐之矣榮其科名則思所以達之矣享其爵位則思所以立之矣係其山川則思所以光之矣奉其饗祀則思所以愛之矣聯其宗派則思所以和輯之矣纘其世業則思所以勿替之矣思其艱以圖其盛盛乃永於無疆在昔文正公之序譜也直以立德立功立言爲董氏訓是三立者固一原也良知之精明本自大公本自順應不以自私用智雜之則蘊之爲德行發之爲事功宣之爲言詞德之不明而求多於權謀博洽焉則功如管商言如屈宋君子弗由也文仲之言旣云立矣而不仁不智且爲聖門所闢則穆叔所評要未可據爲定也凡董之世無汨爾私無鑿爾智以自昭其明德則科名可重爵位可顯山川可靈祖宗可格族屬可仁子孫可覆燾庶幾式踐先正之規

萬安郭氏續譜序

中丞郭子之治水於濟也時旱甚水澀南北行俱滯鄒子執訊請其術曰吾烏有他術吾惟濬其源俾無湮約其流俾無泄如斯而已矣雖黃河之悍世所駭以爲神也以吾觀之循其勢無捍防其隙無潰其亦庶矣未幾雨水大至舟往來如歸鄒子歎曰善而中丞之學也禹之行水也允賴被於萬世

然夷攷其術亦曰順而導之使得其所歸故見稱爲大智明日郭子手其家譜一編以示曰此吾考贈方伯古叙公所續也龍泉之源自縣尉君日瑞因官而家是爲始遷之祖其後德祥徙萬安之橋門德新徙龍泉之臺南德輝守塚祠仍居新康里是爲三派之宗自吾考傳於持平暨原定子隆凡三世自吾考泝於大父希正曾大父尚禹高大父文明以至德祥凡五世自德祥泝於顯謨閣學士曰知章以文學侍從凡九世自顯謨公泝於縣尉君凡五世自縣尉下及於子隆通二十有二世云鄒子受而讀之歎曰中丞之學也其有本乎夫愛親敬兄不學不慮天然自有之性也克愛親之心則思以尊祖矣克敬長之心則思以睦族矣古之君子立家範置宗會榮祠宇修譜牒汲汲若不暇者亦曰順而導之俾同歸於善而已矣貞教不明於是乎富與貧相忮貴與賤相壓智與愚相誑而爲湮爲泄爲捍爲潰是謂汨五行以斲彝倫贈君之續是譜也其有濬源約流循勢防潰之志乎觀其諭詞曰爲吾族者性敏則學儒質樸則力稼入則爲孝弟出則爲忠義慶弔相通休戚相關庶不墜顯謨公之裔顧局於位未展也中丞日陟高位以纘先業俾老老幼幼沛然錫福於庶民以上翊皇極是編也殆其濫觴乎

永豐聶氏譜序

聶氏之譜以衛大夫奭爲始祖世居霍邑其顯者曰代王太傅昭曰丹陽太守友自霍邑徙新淦之拏埠曰新淦尹達義自拏埠徙永豐之磊源曰四十四郎傳至奇甫文甫自磊源徙下市曰恭甫衡甫自四甫至憲副豹凡十有幾世矣憲副

自平陽陟潼關襍被徑歸屬其從子司諫靜曰吾弗能康濟天下宜以束吾宗宗法之先務曰祠曰譜賴先世之緒祠幸有規將以時緝焉維是譜牒未修無以終吾水雲大夫之志乃出大夫宋時鈔本一編稽羣譜啓壙誌闕其疑而傳其可信自四甫而上為譜原揭其統也自四甫叙為譜圖每房各具別其派也次以譜系嫡常為嫡別常為別存宗法也次以外紀文行足徵者載焉垂文獻也首之以譜例終之以譜戒主於尊祖睦族周貧篤遠合敬同愛油然孝弟之訓於是聶氏之宗磊源下市欣欣瞿瞿協以從事而登諸梓編排字號人受一帙若商鼎周彝珍襲罔弗虔益獲觀於石屋歎曰大哉學乎其聯屬家國天下之規乎愛親敬兄始於孩提而老老以及老長長以及長則終於堯舜正學日支舍其良知良

能而義襲於外故弗能公是非同好惡視人猶己而以天地萬物為一體雙江聶子悅先師之教力量氣魄一日而千里故按閩守蘇歷平陽慨然以身徇主而庇民其勞於邑則舉丈田立鄉約茲復睠焉家範以承先志其諸真純惻怛天機弗容已匪以要譽而惡聲也吾將期聶氏之彥共進斯學其可乎人之方病也目眇耳聾鼻壅口爽而心志百體舉煩憊拘攣木強而不適於用幸而遇良醫藥石之鍼炳之除其苛毒而融其元精則能視能聽能持能負能慮能運隨觸妙應有不言而喻之神聶之宗欣欣瞿瞿得醫而瘳矣繼自今老者主其斷少者效其勞懦者鼓其氣浮者斂其實敏者持其久同心一德以共宣暢一家之教而不使眇聾拘攣以奸其間祖吾祖也族吾族也貧者遠者吾祖吾族之貧且遠也真

西江志 卷一百八十一
純惻怛天機自弗容已將醇謹禮法不戒以孚而萬石河東
罔得專美其庶曰康濟之兆乎某獲交於聶子而靜復從予
遊其彥之肄庠序者曰環曰珮曰乾曰淪曰有善曰槩曰凰
曰策皆聚青原崇玄預聞一體之學喜新謀告成其機可變
而至道也敬書首簡以致忠告

安福叢錄序

秋渠張子崧以邑志之弗徵也作安福叢錄稽往乘搜傳記
博詢山氓故老凡爲卷二十有二爲目二十有八首以縣紀
疆域終以雜記遺事而於庸調糧畝水陸兵防尤反覆三致
意焉噫其志勤矣往予與同志劉子肇袞王生鑄輩議各紀
所聞所覩細大必裒而相與合證精擇之以登帙若水陸之
珍四方畢集徐別其等而升諸銅瓚簠盛菹醢尊之爲裡柴

卑之爲糴沈大之爲牢牽小之爲脯胖舉無遺味而亦無冒
升聚而弗博且有匿善矣擇而弗精且有誣善矣衆躩之而
未果秋渠子以獨力成之其博而無漏精而無泛則我不敢
知然周回十有五年凡數易橐而始就厥維艱哉松谿程侯
嘗以志屬予予曰願之久矣顧人物紀難爾蔡生勛修泰興
志告於朱思齋曰士大夫平日未肯爭作上志書事及修志
書則人人爭要上徇私好則負良牧之委執公評則忤羣宦
之欲事調停則失秉筆之直松谿哂曰是紀也吾當自任之
未浹旬而陟乃至於今使是錄而早就也補其畧覈其真辨
其疑似將事半而功倍矣乎秋渠子偕其弟貢士巖聯聲庠
序衆望其顯榮以紹而祖而考之休乃竟弗遇歛智畢力以
寄其蘊年登古稀矣懼道謀弗就捐貲以永其傳使良牧詆

典以制政良士趨的以倡俗將化宣風移畢升大猷而讐斂橫恥奪寡脇弱之痼瞿瞿一洗之則所欲爲者不待出於其躬而後快茲張子之志也已覽斯錄者其尚有感於斯

安福重刻釐弊軍冊序

吾郡釐弊軍冊龍磯陳貳守刻之聯泉孫柱史敷聖天子嘉靖之仁以福江右凡絕軍免勾者數萬而吉安凡三千七百九十九戶某亟爲首序以永其惠剖臧否利病而求一洗之蓋比諸丈田覈實而無虛糧絕軍免勾而無妄丁羣胥其息於漁獵而民庶其脫於魚肉已乎會龍磯以調任去乃檄各邑刻之而各邑有哲有愚廢舉不齊安福丞爲奸胥所匿凡四十餘戶某屢請所司鬱無由白嘉靖戊午玄岡童侯以剛明莅政踰年矣偶語其故侯呼羣胥以利害怵之不崇朝而得其舊牒亟以告而議重刻焉當道以列郡重事交委涉寒暑弗暇歸而侯遂病矣某趨侯病而促之曰侯不崇朝而刷數載之弊請不憚旬月而貽百世之思古云有陰德者鬼神陰報之侯自是瘡矣已而果然遂登諸梓里頒一冊而後入覲往歲丈田之役餘糧百餘石將以散磽瘠而澤顛寡成案可覆也奸慝朶頤遂糾挾官勢羣分之與隱慝何異使得如侯以釐之不崇朝定矣嗚呼病無劇易繫於良醫某無安危繫於妙手天下之弊寧獨虛糧妄丁可釐耶凡百君子靖共爾位人存政舉達於上下

槎翁先生文集序

羅欽忠

槎翁文集十八卷吾泰和前輩劉先生子高之作也先生天分絕出七歲能詩而程勵不倦日記數千言以爲常六經子

西江志 卷一百八十八
史百家之說靡不覽究加以師友之資江山之助其文辭日
新月富嘗以詩領元至正鄉舉會兵亂不果上隱居避難崎
嶇山谷間者久之皇明受命詔起拜職方郎中進北平按察
副使罷去改禮部侍郎進吏部尚書尋予致仕歸歸之明年
復徵爲國子司業以卒其行誼在鄉邦其議論在朝著其治
績在史冊無容贅已生平詩文萬篇詩刻旣非其全而文集
所錄亦僅存此凡爲銘贊傳說序記諸體若干首藏於家百
五十年於茲矣莫不好而傳之者家兄以吏侍告歸在家得
而校之未畢也迫於召命瀕行奉以告吾吉郡守徐侯士元
侯受之閱已謂是郡之文獻也烏可不傳乃畢校之且捐俸
刻之走价示予俾序焉予旣卒業則嘆曰郁哉文乎夫大厦
之輪奐非一木之支梧也珍鼎之雋永非一味之調劑也春

陽之煦煦非一朝夕之漚鬱也其養厚故其氣龐蔚而隆凝
其學博故其詞雄渾而腴暢其志潔故其體奧蘊而切深粲
粲乎珠聯而玉綴也鏘鏘乎韶奏而鳳鳴也飄飄乎雲乘風
而江河注海也豈非一代之作者哉顧久而不傳伊誰諉咎
徐侯爲郡三年廉平簡靜民用不擾而表章先賢風勵後進
之心實惓惓焉是集之傳知吾黨之士不徒爭先睹之爲快
矣予生也晚不及以時讀先生之書至是而後得盡觀焉掩
卷遐思良用自慰而何足以窺其大全況敢以不腆之辭弁
其首哉惟侯此舉不可不書爰述此於目錄之前用紀歲月
云爾校正在正德庚寅秋閏梓完則嘉靖紀元夏五月也

撫州府志後序

徐良傳

志史之流也自漢以來爲史者大抵多恢閱博辨之才絕類

離倫之識抱負其有不得自表見於時而泄其精英於此以故其辭瓌瑋雄深悲憤騁頓如荆卿高漸離擊筑於市行歌互答嬉笑怒罵淋漓顛倒而人莫識也此豈有意於人之贊毀而蘄以悅夫世俗之耳目者哉其後浸衰然亦能連撫事類網羅昔聞隨其淺深高下著之以傳信於後世又其後則靡靡難觀矣嗟夫史可易言哉良傳駕下於古人之才之識無能爲役而廢逐以來方與二三子弟講學鄉社習爲科舉偶儷之作睢盱齷齪繩墨外尺寸不敢踰越暇則頽焉放焉妄意古人沐浴詠歸風致或可尋見每讀史書觀其瓌瑋雄深悲憤騁頓之辭知其決不可爲旋即屏去所以自維至熟而郡大夫過聽屬以編摩即至聞命足縮忸怩不敢承然而不能終辭者有三郡故有荀伯子臨川記與淳熙志雖不可

考見而家太守坤翁所爲景定志首末圖經具在上下千數百年文獻開卷了了無採摘綴緝之難一也郡大夫暎江公而下若野橋君筆峰君晴岡君履齋君以及六邑之長率協恭展采敦崇教事意氣勤勤懇懇可謂一時之盛厚意不可虛辱二也明水先生鄉之先輩長者講於古人之學其好惡端其去取嚴而相之者又皆南宮之雋膠庠之選固可以不勞而集成三也昔昌黎子之記滕王閣也謂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良傳之託於斯文也所謂榮耀者非耶故不揆而爲之序且以志吾愧焉

長林樂氏族譜序

郡之姓首樂自樂公史始也初臨川爲郡後漢時已列職方其後每一易姓輒寓縣一分割爲州爲路爲縣不一而山川

固無改其以名賢出守若晉王右軍氏宋謝康樂氏唐顏魯公氏先後輝映簡冊而郡中人物顧未有與諸公分半席而坐者何也魯公嘗記麻姑記魏壇記繡經臺於王方平蔡經黃華姑之屬皆大書特書不一書郡有人焉魯公豈其遺之意者山川靈秀鬱不久則發不大而闕於古所以丕顯於後歟魯公後又二百年而樂公史始出於崇仁公世仕江左李氏齊王景達鎮臨川召公賤授祕書郎入宋爲平原主簿太平興國五年與顏明遠劉昌言張觀並以見任官舉進士太宗惜科第不與但授諸道掌書記公得佐武成軍旣而復賜及第咸平中與子黃目並在館職公博洽多聞好神仙方外之說著書千餘卷謂五帝三王皆仙去不盡概於理唯太平寰宇記傳世臨川有公猶閩有歐陽詹閩舉進士自詹始臨

川舉進士亦自公始而後晏王諸公繼之曾蔡諸公又繼之陸吳諸公又繼之政事文章道德涵然而起爲東南鄒魯推源徂流臨川之首公也固宜公旣貴扈駕幸洛因居於洛而子黃目復自崇仁居宜黃之霍源公之族在崇仁者流轉各縣往往有之而吾東邑長林一派則公從子黃簡所卜居也簡自崇仁來長林娶里楊氏女生九子世所傳九子橋者迄今凡五百年傳十有九世族之燮以數百計食指以數千計予嘗過其里高薨傑棟裹以磚甃牖戶洞然溝塹綺錯而讀經研史攻舉子業者閭閻啾啾樂氏其復興歟何其後之繁且昌也予友樂振卿早以文學受知於督學部使至梓其文以徧示諸生方應貢北上族之人以譜請振卿閱舊籍創新例稽謀於族之才雋曰崙曰崙曰宗器曰宣詔曰應奎數月而譜

西江志 卷一百八十八
大成不附顯不遺邇不誣不蔽予閱之信佳顧舊有序錄侍郎贈官而序以爲實官黃裳黃庭舉進士官止太常博士而錄爲禮部尚書贈司空與宋史本傳異非其實者餘子不見全史無足異而揭公侯斯史官也不應訛謬若是豈依託爲之歟振卿更一釐正之何如若仁以親親義以率祖爲江州陳爲青田陸以亢其宗於千百世使永永弗墜振卿固已言之矣俟予言乎哉

高氏族譜序

御史谷南高子按廣以西覽采風謠還報天子以便道省其親於嵩湖里第嵩湖御史所從產也屬金谿然其地乃近臨川故高氏族曰荷塘曰畚頭曰南櫟皆臨川而與嵩湖更爲親屬歲時慶弔相往來也四族最荷塘衣冠文事在前代及

國初蓋殷殷盛矣迨今稍詘而御史出於嵩湖御史歸省四族之老若而人儼然造焉御史人與之爲讓皆以御史親我合詞請曰譜修於弘治壬戌今六十年數窮於六十窮則復始而輜車遠駐若有待者御史則取舊譜閱之洊罹兵火不存其存者蟲鼠嚙蝕前後序文漫漫不可讀獨其中載先代源流世次昭穆可縱橫指爾御史怵然動心焉曰是誠在我顧簡書不得久留乃以夜治譜事稽謀於族之雋鄉之長老體歐酌蘇參用新意增所未備創所宜有不踰月而綸綸秩秩炳炳朗朗高氏稱完譜矣徐子曰以余觀於高氏之譜不獨善其譜而猶善御史之能身教云始御史之歸也徐子蓋嘗訪之御史固已先遣其車馬臺隸單車抵寓舍入其門寂若無人頃之主人出房戶一蒼頭持茗飲客門無候吏階無

列戟徐子退而吟吟而歎焉御史雄俊即稍飾稜嚴閭里皆
奔走而御史乃若此此其見豈流俗故常然哉西漢風俗號
稱長厚一內史慶不下里門即爲萬石君所詬讓後司馬相
如起蜀中以詞賦得幸乘傳至蜀則縣令負弩矢先驅矣御
史有萬石君之慎薄司馬長卿之汰侈即此一事族之人觀
之固已翕然興其退讓君子之行矧復以譜教之哉夫譜有
三尚以追祖者尚其孝以睦族者尚其仁以考德者尚其賢
三尚而家齊家齊而俗厚俗厚治之基也是以君子隆之然
以今天下莫不有此而俗尚猶有愧於古則以教之不自其
身而或祇以耀其門閥則并其具失之矣吁難言哉難言哉
御史欲余書其譜余書其所見於御史者如此而重致其美
覽者容有激也

吳節婦集序

節婦宋鄉進士黃以權之女邑新田里吳泰發之妻而弘若
級之母也初以權無丈夫子獨一女絕憐愛袿禴詩禮昕夕
礪夾年未笄盡通書史大義比歸泰發泰發儒家子不善事
家人生產產乃益落去而學操奇贏權子母訾算什一逐逐
於外舟次三衢溺死訃至節婦痛盡亦欲死當是時節婦年
甫二十七而二子長者才五歲內外親力諭勸則撫二子哭
曰嗟嗟未亡人不難一死如諸孤何天若不終棄吳氏尚見
諸孤之有成也益務節縮衣食歸泰發之骨葬之祭以文詞
旨惻愴俗傳客死溺死必用老子法誄薦蓋古巫陽遺意節
婦不忍違又自爲疏以薦二子稍長出就外傳賦詩三十韻
勉之節婦雅能詩以非婦人事不輕作即有作不以示人人

無知者及是詩乃稍傳而館閣名儒偶有見者亟加賞嘖名
遂藉藉薦紳間行省採其事以聞制下覈實乃得復其家立
棹楔如令式元大德某年也距今餘二百年節婦之名益章
不衰而詩文日久漫滅裔孫庠生彥偉謀刻以傳傳不傳於
節婦奚加損顧余竊重有感也節婦孱然婦也立孤秉志以
自全其天若此乎九死而不回也乃有明著衣冠高談仁義
而以利害遷其正性至負國欺民而不顧者彼獨非夫也歟
哉夫植表賢於注令風教威於文法刻而傳之庶幾有掩卷
沈思者無獨爲女婦坊也

章氏重修族譜序

魏良政

譜猶史也一統之意也知其統於一則情自相貫通矣古人
睦族之一法也蓋物必有統而後理得得其理而後和故禮

先而樂後天道也古之聖人以此意而達之國故國有君以
此意而達之家故家有宗國有君所以統天下也家有宗所
以統族人也是故一國之散殊不一也士統於大夫大夫統
於卿卿統於君而後一國理理斯和矣一族之遷徙不一也
子統於父父統於五宗之長五宗之長統於大宗而後一族
理理斯和矣此春秋所以大一統也宗子之法廢於是乎有
譜故譜也者續宗法者也猶史也者傳國法者也史有善有
惡疎也譜有善無惡親也親親仁也噫爲人子若孫者苟知
斯意則一統之仁自相貫通而所以親睦九族者自有不容
已矣嘉靖乙酉秋予領鄉薦於家黃坊章君邦瀚以契誼偶
過因出家譜一帙請予序之曰行將重刊家譜願求一言以
彰我族類予曰此君尊祖敬宗之念也是故樂道之按譜錄

黃坊系出良頭祖廷俊者宋時發跡賢科歷仕豐城者也再世有曰弘道弘達者因即西邑而家焉是爲良頭始祖越七世有曰景德者號海遊翁析居新建黃坊是爲黃坊始祖越四傳續修世譜修之者某序之者某繼而序之者又某今日之譜蓋合前後遷徙而大成之也修之者十五世孫廷玉也舊例五世一轉今則以世繼世明世系也舊多畧其去所今各從其地方重遷徙也大宗小宗迭書於各世之下別本支也他如功名隱逸記序詩歌昭諸簡策粲如也予揭而玩之因告之曰古有重譜睦族者予受其遺法焉請爲君誦之敬父兄教子弟和鄰里時祭祀力樹藝無胥欺無胥訟無犯國法無虐細民無鬪爭無淫鼓舞以蕩俗無竊奸侵以賊身無鬻子無大故不出妻無爲奴隸以辱先也如此則族類何患其不睦睦則昌矣譜之傳也無窮矣然則爲人子若孫者苟知斯意則一統之仁自相貫通而所以親睦九族者又豈容已耶噫三代降一統之仁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一族之仁斯可矣予於斯譜有望焉

折衝樽俎序

裘衍

江藩餉京師歲四百萬由番陽循江達淮濟泝天津水浮數千里制選衛士之精銳者官爲之艘艘授三百石運以十人掌者一人爨燎一人聯以戶侯率以元帥規條奕奕大江之右賦多而艘不給總漕重臣酌賦與艘之多寡而取停焉受檄則往不以封疆相限域是以地有分屬統制於官者威令亦嘗有所不及隸民者求利民隸衛士者求利衛士審量大小與粟秣各以智力相勝負歲闕闕而後定今年春建業

荆襄屯集於吳城艘以七百計則運夫以萬計執論累日持
挺轉相鬪暴繹騷一方隸事者弗克制之乃委之桐岡張公
時公以淑問官藩署于民無親狎之素於衛士無制馭之權
一言之間逆者順忿者解指顧左右咸相率以爲從違浹旬
而事修舉上安下和衆皆賢之公之所以取裁決擇于當時
使衆志翕然如聲響相答者不知果何術以致之或者取弱
肉以飽強者之腹隱忍以胥厥成耶或者是非本心禍福定
理氣平而力屈抑將知所懼而然耶是未可知也夫使其知
所懼而不敢爭則傷彼使乘弱而多取以益之則傷此傷則
怨怨則爭于時怨爭不聞禍亂止戢非識足以達遠才足以
通變者其孰能與于斯通變則易心以平其施而貪饕者知
恥矣達遠則廣畜以殺其怒而暴慢者獻誠矣橫奔潰裂之

勢又安得不終於底定也哉公善奕予嘗對局竟日見其勝
不矜敗不沮于于然言若不出口塞實溢于面背是固可以
附衆而制動也吾聞君子之道無衆寡無小大信然則公之
才之識行將受大任遠不獨一時一事焉耳矣事集邦之耆
民義士舉酒相慶頌公爲折衝樽俎徵余以敘其事云

賀郡侯會江楊公平寇獎異序

楊載鳴

今世之論材者余聞之矣恢闊自許瞋目而談當世之務山
苞川流之韜鈴機變械飾之攀擊嚴塞明候之形要風颺而
河決雖良平聽之有餘辨而鳴劔抵掌浩乎有建功名萬里
外之氣此世所謂軍旅之材也委蛇以養高細謹以存守耳
目所營者米鹽靡密之近事而幹局所底者簿書期會之專
長要其精能而純慤循理而優裕其廩廩多效足以表儀於

世此世所謂牧守之材也夫由此兩者之論將治軍旅者爲異人之任而視牧守之職又何其屑屑也古者文武之道一而其用並其材無不通而後謂之成材而後用之而無不效故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而自云我戰則克聖人之學其兼至也如此西漢之世猶近古張敞黃霸龔遂之倫皆以善理民著聲乃其所居治盜之課常最當其時太守或稱郡將蓋兼領武事於職無所不得問而誅殺之爲全安禁戢之爲化導無異術也世教放失士之講於經世之學不能旁暢周浹始裂文武爲兩家天下有急則取世嘗目擬軍旅之材者以應之往往眩於名實而任牧守者亦以爲世所責望者旣已盡矣遇卒臨危輒諉曰非我職故緩急胥尠可恃賴則論材者之過也頃歲閩粵流寇突犯吉安之屬境民患苦之上震

怒詔所司更置郡縣長吏而慎選其人以代於是充國楊公以駕部郎中來守吉安公前由御史左官起南兵部郎會行島夷之警推擇料兵東粵有風猷故大司馬求以自助是行實負軍旅之材而當牧守之任者也公志憤殲賊起功闖入境即禽鹽而盜者魁黨數十人宿猾股弁已而籍諸邑之兵簡其壯勇募引強拔距之豪爲之隊率而教之衝擊決刺之法日一都肄而申其賞罰爲常久之軍奮請自效公偵知藪盜之在泰和者乃授計畫旁縣吏取其一其尤劇者自馳往取之用歲之旦偃旗息鼓出賊不意賊聞公至皆辟易就縛逮俘馘入城人始知車騎之出也公於武事尸其勞有徼巡冗從之所不能而形之以憂勤之色當其難有專軍特將之所不敢而本之以沈密之謀居無何探丸椎剽之姦赭裾

主名之輩芟薙十九境內以安而征南之役禽逸賊六十人
功尤著其他政理肅給爛焉可述若公之材爲軍旅則篤於
效而非譚辨之虛聲爲牧守則通於方而非簿書之專長可
謂器兼而受鉅者矣余方爲此說以論公之美而中丞胡公
嘉公爲列郡表禮檄適至昔龔遂旣平渤海之盜益振民約
已選吏邵農郡中大治有詔徵之而問其治狀對如議曹王
生言歸德天子當時悅其有讓上方注思瓌絕之才待以不
次而公之改日政成行且召公公宜具陳說所以治盜安民
者以慰上閔念元元至意不宜如遂受王生之言嫌於自列
庶幾儒者兼材之效稍顯白於世非盡如故常之論也泰和
令邢君德公以勤勞率說問言爲賀遂叙次之如此

虔院撫屬四省圖說序

丁繼嗣

少司馬李公督虔十有二年枹鼓不聞赤白丸不探四郊晏
如出所屬四省圖記示嗣嗣按圖諗視三復其說而詳繹之
乃輟然曰此公以吳治吳以楚治楚以閩粵治閩粵旣濟衣
袂爲天子永永釋東南疆場之慮者也蓋自秦分天下三十
六郡代侯置守漢收圖籍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之
處統一寰區規模弘遠所自來已然河山分裂臂指不相使
明興爲參錯數省關雄鎮處重臣而綰轂焉顧地懸則勢異
習迥則防殊自非原本山川推究謠俗欲後人畫一而守其
道何由吳楚閩粵間贛一大都會也設巡撫控馭自弘治甲
寅始中間偶經革而僭號稱王者蜂起以四藩峭巖叢薄山
峒與林箐交羅夷族與狡氓雜處出沒奔竄哮闕風應勢使
然也上下百數十年間若金周吳虞諸公數持竿獲醜往牒

可稽而身斬荆棘以還耨鋤至鑿空百道攘地千都功孰如
文成然而小寇時發不數年而岑猛叛廣嶺南大困俟公再
出而撫平之斯知破斧缺斨不若未雨綢繆爲計豫也公奉
命秉鉞以來盪刷保靖十餘年如一日文成公以前所未有
勲斯烈矣公復思曰予其懲而必後患于是四省郡邑有圖
圖各有說曰某隘何也以折衝也某隘何也阻寇入也某隘
何也以扼險也二千里內郡若邑廣若干袤若干瞭如也厥
邑衝若僻厥土沃若磽靡弗列也厥俗良若桀悍若馴靡弗
原也探兵營兵鄉兵邑兵若而人靡弗悉也常平等諸儲各
積粟若干靡弗計也曰何以寧虔吉也何以寧汀漳也何以
固柳桂綏潮惠而捍雄韶也靡弗曲致也若曰爾大小文武
將吏爾百執事有司其翼予救寧其爾功否者爾其有罰身
處四懸咽喉之地而爲百年戶牖之圖若曰由吾說則安否
者自求辛螫于以潛銷竊發於以永奠藩籬吳楚閩粵之郊
受芘寧有極哉公鞅掌疆事久矣今天下名爲治平無事而
識者時抱不測憂一旦借公左右股肱點次天下阨塞戶口
多少強弱之數圖王會而保明盛將六合生靈利賴之嗣等
芘公以無害又不獨一方矣敬爲序諸簡端

西江志卷第一百八十八

西江志卷第一百八十九

藝文

序十三

明

重刻道一編序

聶豹

學也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共焉者也非朱陸之所能異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何學也尊德性而道問學也學以尊德性至矣豈朱陸之所能異哉異之則離性離性則害道害道則別為一端如楊墨佛老之類是也是故非朱陸之所能異也朱子以豪傑之才自弱冠著述六經下及子史百家莫不究心而惓惓以繼往開來為己任後世尊而信之若著龜神明其相緣也久矣惟陸子之學非惟不知信之也羣起而攻之者若楊墨佛老然夫學求放心以立其大

居處執事忠信恭敬以求乎仁謂其過于尊信孔孟則有之矣其于楊墨佛老何有哉而後世攻之久而益堅殆不知其所以也二家早年之見異同出入明若觀火而求諸是非之本心五尺童子可辨也而老師宿儒往往自附于文公黨同伐異挾勝崇私豈非狃于故習而于二家之言曾未考諸已乎文公晚年反身求約之學蓋已深契陸氏而不復向來支離之歎文公之所以爲大也後世不測其大而顧欲以已意小之則已負文公多矣其于陸子何所與哉篁墩先生當天
下羣咻聚訟之時乃獨能參考二家之學曲爲折衷著有此編非惟有功于象山其有功于考亭不淺矣是編也寂焉弗傳刻板亦不知其何在予巡八閩暇用校正重刻之俟君子考焉前節去無極七書者蓋以皆二公早年氣盛之語其於尊德性之學亦不甚切云

困辨錄自序

予被逮至京師又明日下詔獄日無所事事惟面壁觀心并考平生所學于此時此地有所資焉否也故凡詩書所載舊嘗得諸管窺者每誦味所及輒錄而繹之然後知學必驗而後有得如艱難險阻非身所經歷而談之了了皆竊語也夫學以素位爲得也位之所值不同而素其所得于天而習之于已者則無有乎或變是故縱火下石之難方解而牀琴自如絕糧之厄病且愠者多矣而絃歌不輟素定故也易不云乎素履之往獨行願也惟獨行其願而不願乎外則願之自我者求無不得其在外者本無得喪又何怨尤之有哉非有所假以勝之而強排遣之謂也是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與

授受之素仲尼祖述以教萬世子思子述其所得于祖者發而爲素位之訓厥旨微矣予以病廢林藪凡二十年未嘗一日廢書徒以性昏健忘故不求甚記惟取領略其大意而止是錄也雜引經傳篇章離析語意混淆淹卹歲時聊以紀憂患自考之意以俟他日取正于有道緣是以爲受教之地也予不以老耄自棄而世之君子顧以老耄棄予哉

刻虛菴先生言志集序

稽吾豐詩文之祖自文忠歐陽公而下入國朝號中興時則有若曾學士際習車駕韶兩驂並翔唐音復作也夫浩渺奇縱倚馬可待學士尚矣至于古澹清婉一唱三歎有遺音焉學士以兄推駕部非虛讓也而石門梁先生稱之則曰意本風雅而傲乎魏晉夫豈終爲雲山之韶濩也哉先生一代儒

宗也無寧以言徇人乎予少侍先公水雲大夫每聞誦先生洞庭舟次五言絕句云辭家一千里惆悵不能吟昨夜巴陵雨洞庭春草深顧某曰此唐音也小子識之比壯從士大夫家徧詢先生全橐訖不可得昨庚申夏四月有鄉民二人來謁自道其里居姓氏予訝曰非習先生族人乎二人者愕錯不敢對旣而曰小人寒微安敢重辱先人予曰何傷乎不知先生全橐家藏有舊本否也曰藏橐幸無恙予乃令人隨其後索之橐已蠹蝕朽磨幾不可讀予校錄補輯悉仍其舊稱全集焉噫先生下世今百有五十餘年珠沈玉瘞久而復彰文章顯晦有時詎不信歟予故梓而傳之而未附以大學士金公幼孜所述行狀學士曾公際所著誌銘解公縉所撰庵記及譜文詩序等篇所載先生政績學行皆足以儀型後學

西江志 卷一百八十九
俎豆鄉賢不獨其詩與文可傳而已也

恩江張氏重修族譜序

譜牒之不信於天下者凡以文獻之不足也譜其祖之所自出以敦復乎一人之初聯勢昭遐別生類族夫固欲其傳而作也而以不徵誣之是誣其祖也誣其祖則并以其子孫誣之矣誣祖不孝誣子孫不慈不慈不孝則自待其身者已輕而顧欲爲氏族之重亦愚矣恩江之張氏吾邑著姓也邑之有張氏自崇仁簿洪始洪之始家于恩江恩江時尚爲鎮井邑未改也顧其姓在邑先故曰恩江張氏云張氏故有譜譜故以洪爲鼻祖自洪至君顯凡十一世又自君顯而下至今凡十有二世上下凡二十又三世族亦故矣然洪以上不可考君顯而上可考也而疑與信半惟君顯而下則文獻足徵

乃茲斷自君顯爲系領重信也是故其事核其代著其昭穆秩而序其賢才述而不遺培彞修慝其鑒戒微而嚴庶幾乎家之信譜其以徵傳無疑也夫謂徵而傳者譜特人道之典籍耳杞宋之禮孔子傷之當時之謨訓具在也而曰不足無亦以空言無救乎故曰惟人道爲能永世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仁義之實莫大乎君親子因得而論其世焉肯堂怡親因已之孝伯仲相輝輸粟賑荒急君之義祖孫濟美則凡以昌世而永後者張氏固代有偉人也昔人甲乙門第太上立德其次序爵蓋以修之自我者可勉而致而世之挾富貴以爲盛者則已落第二義矣修之則路人爲禹庶人之子爲公卿急于自修而徒欲借譽于陳籍均之爲不徵也繼述之孝今之視昔將無有皇皇者乎是譜也參稽闕錄則邑之髦士

曾衮氏程珩氏宋龍氏實領其事而予之序之已無辭以謝
張氏卑尊之勤抑以二三子者之不習予欺也故序之

上濠湯氏族譜序

昔人云不得為宰相則當為良醫謂足以澤物而昌世也予
觀湯氏執中之後而益信其然湯氏業醫世居長安宋宣和
間神女誕降事聞于上召入內庭優異而遣之周益國公傳
其事而跋之者虞文靖公也記謂衣冠之族多出于神明之
胄有以哉執中以神女之異名補御醫博士孟后南遷奉詔
扈蹕播離相失流寓于永豐之上濠居焉蓋自宋元至今經
行科第徵拜擢用代不乏人則凡所以著其家聲不但以醫
而已醫其業也于茲四五百年族衍益繁而渙居擇里各以
其意之所便勢也于是達仁則遷長富坪行可則遷輞川誠

明則遷將軍益翁則遷臨之上望體仁則遷楚之瀏陽公學
則遷九江之德安派分會疏而義弗洽至于名行俱失如塗
人亦勢也是故防散示永敦厚崇禮秩分序彛非譜不可予
友僉憲湯公用是汲汲有年乃謀諸族之長老因其家之舊
譜而重新之是譜也斷自執中而下凡十有九世皆詳其所
可知可以觀可以傳而興而羣而澤物昌世其無負于誕降
之祥矣乎夫醫生道也生生之謂仁軒皇所以立萬世生民
之命也天地不仁則乾坤毀人不仁則族散宗離是故譜學
所以繼宗法之亡也聯名義倫理之系如指諸掌莫善乎譜
篤名義倫理之親以不忘乎一人之初莫善乎仁醫書以手
足痿痺為不仁則夫族之長幼尊卑疏戚遠近謂非吾身之
手足乎貧窮患難煢獨鰥寡視吾身手足之痿痺尤甚焉委

手足而不顧者不愛其身者也不愛其身而能愛其親者未之有也故愛身莫大於愛親愛親莫大於尊祖尊祖莫大於敬宗敬宗莫大於收族仁以結之禮以維之疾痛疴癢皆切于吾身于是貧窮者有養患難者有恤鰥寡煢獨者有所歸僉憲收族之本意其在茲乎有非譜之所可得而盡者若夫編校考訂用贊厥成如俊士某某又皆能羽翼憲伯以化導宗人即其世之昌也雖百世可知也序之以徵其後

梅溪戴氏族譜序

夏殷之禮吾夫子能言之而不言以文獻之不足徵也無徵不信不信則傳不遠是以論世者尚徵焉予觀梅溪戴氏之譜庶乎其可傳者矣斗南子曰譜以仕而顯以學而傳無亦恃其有足徵云按吉之有戴自吉州刺史鎬始鎬出譙國宋

公之後其後有大小戴者禮學賴以復明是蓋有功于名教者也粵自譙國至鎬上下千有餘歲鎬自唐由金陵出刺吉州秩滿而終葬于文山之七里村遂家焉鎬子四長延昌爲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殿中侍御史出刺虔州已由纂溪徙秋江徙梅溪而爲梅溪之祖寔始自殿中侍御也次延祚爲國子博士次延霸爲開封推官次延勝爲紹興刺史博士之派仍居纂溪而紹興開封之後不傳今自其仕與學者言之自大唐至五代南唐至宋盛時擢科第列仕于朝者三十有二人簪纓蟬聯族望益著若夫潛心正學則有若通甫昇甫蚤遊朱考亭楊誠齋之門其後又有天惠者則受學于吳聘君皆一時名流有光于二戴之學者又考舊譜所載宗工名筆除元進士戴邁及國朝翰林典籍戴安詔誥三道

高皇帝賜和秋日鍾山等詩俱載御書文集此外如周文忠公考亭朱公信國文公楊文節公翰林學士虞文靖公吳文正公潛溪宋公遼陽儒學提舉劉公少師文貞楊公所撰碑文記序及書貞節敬齋諸大扁珠璣燦然傳世之珍也夫考之仕學已如彼稽之載籍又如此戴氏之譜信乎其可徵而傳者也是譜也創始于宋榮王府講書諱幼克繼之者元進士河南府推官諱邁國朝典籍諱安本縣儒學訓導諱益仲常州府學教授諱紹安及其長老懷謨氏先後凡四訂而未成至國子生惟朱氏橐垂成而卒今又三世矣譜三世不修不孝不順不敬莫大焉此斗南子之所以皇皇也積勞三易歲而始成刻謂不有待乎懼其繁故帙分上下重一本故首以世系明分殊故辨疎戚備實錄故稽家傳誥勅奏疏銘記序文雜作必載者示歷代之寶墨也終之以訓戒著勸懲也念一本以興孝勸世德以作求後有作者未必不由茲始也是舉也率義者族之長儻功者族之彥彰往察來而討論修飾之惟精子友斗南子輩寔有功焉必如是而後謂之孝謂之敬且順也

秀川羅氏族譜序

易同人義先類族而利君子貞何也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惟天下之志通而後天下為一家萬物為一體家天下體萬物而後可以言類類之為言聚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自古家國天下享祚盛大歷世隆長未有不由斯道也予讀秀川羅氏族譜及贊善所敘撰述之由感而歎曰君子哉貞也其為道也深乎夫強盛貴富孤弱賤貧者勢也

勢不能以皆同而悲喜幸懼之情無有乎弗同長幼卑尊上
下前後者世也世不能以皆同而孝敬慈愛之心無有乎弗
同惟其無有乎弗同也而後天下之父兄皆吾之父兄天下
之子弟皆吾之子弟天下之強弱賤貴皆吾身之強弱賤貴
而況于其族之父兄子弟強弱貴賤而有不孝敬慈愛悲喜
幸懼者乎曠世而相感越千里如合舍有非勢若世之所能
間不有君子維持于其間而能然者鮮矣予嘗謂西銘一篇
為天下古今之全譜即謂撰述敘為西銘之續傳可也夫譜
以仕而顯以學而傳顯而不傳者有之未有傳而不顯者羅
氏之所以愈久而彌昌者其以此乎羅顓頊之後分封于羅
遂羅其姓歷漢晉隋唐散處江左崩由豫章徙桐江又自桐
江徙戡村今之秀川則又自戡村徙祖崩而宗達此秀川一

派之所始也上下七八百年微顯替隆代懸莫考至于進士
起家則昉自上行奉議然猶未盛也莫盛于印山尤莫盛于
澗谷印山以詩學教授鄉里族黨一變競以儒術相高泉涌
山出勃如其興也澗谷高才博學舉進士及第師事饒雙峰
丕承理學之源官至權院提舉其罷而歸也以劾賈似道訛
傳澗谷為十萬之子不知十萬即澗谷也強盛貴富宜莫有
過于此志稱儒宗推經族豈一朝夕之故哉粵自唐懿僖來
其賜進士及第賜進士出身賜同進士出身自雙泉先生而
上凡二十有一人特科進士凡十有四人而鄉舉漕舉太學
神童歲貢薦辟軍功封贈錄蔭進納吏選方術諸科凡三百
七十有五人嗚呼盛矣乃殿撰以贊善上書忤旨歸潛于石
蓮山中清修苦節道德文章蔚為世宗中興羅氏功不在印

山澗谷之下書之郡史則當與一峰先生並傳也予故曰君子哉貞也其為道深乎是矜是式其則不遠要在羅氏之後人譜始于宋淳熙甲午迄今嘉靖戊申修凡十有八人至是則大備矣蓋贊善勉承厥考泉翁未卒之志編摩苦心屢易寒暑一字一訓孝稱繼述無忝也一時鈔錄對閱之勞如梯如楚亦不可少故并書之

成仁遺藁序

舒芬

予行篋有文山指南集二冊集杜句一冊吟嘯集一冊又有疊山詩文集二冊歲久壞爛亦多磨滅病中敬補綴之以是集皆行乎夷狄患難臨大節而不可奪者乃復訂其訛脫而宋史本傳與夫祠記銘狀祭文輓詩則取而各附于後總題曰成仁遺藁付書林余氏刻之嗚呼仁之難成久矣孔子曰

朝聞道夕死可矣自非果聞道者烏能殺身以成仁哉二先生之成仁夫人能言之矣然有繫于救敗存亡興滅繼絕世或未之知也乙亥文山以勤王兵入衛即議建四鎮以却大敵執政者不從明年知臨安請徙封二王鎮閩廣以圖興復執政者又不從及元兵壓境始行其言則宋之亡而未絕者有二王也故雖國事既去猶足以延宋祀三載向使從其四鎮之議而舉國以聽命焉則救敗存亡必有以大過孔明而媿休臣靡者矣疊山守信州大結民兵捍庇饒撫隱然一長城也比敵退執政者欲假軍費罪之何邪明年敵下安仁攻信州人遂不守則先生變姓名以去之宜矣雖其才略有非文山比者然十年之久猶拳拳以武王太公之興滅繼絕望仕元之故臣是其一念不能釋宋之仁豈有異于文山哉嗚

呼使文山之忠伸于前則宋之祚未必移也使疊山之志伸于後則宋之祀未必廢也然則二先生之所得于道者不其有以勝天乎哉一死以成仁固不足為先生多雖然宋亡而文山幽于燕者三年元人感其忠誠將釋之留夢炎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豪傑置吾十人于何地夫天祥毀家以紓國難身九死而不顧若十人者安知其終不死邪疊山匿于建寧者十年元人亦屢詔釋江南有罪人矣留夢炎程文海力薦而執之至燕夫枋得一也前日共擯之于宋而今日交薦之于元何邪是亡宋者固宋之宰相也非元也殺二先生者亦宋之宰相也非元也不知宋之諸君亦何負于宰相也哉

康山忠臣廟志序

今之為政者莫急于興頹俗欲興頹俗在于正人心欲正人

心在于勸名節欲勸名節在于錄忠義忠義錄則名節勸矣名節勸則人心正而頹俗興矣嗚呼風俗頹敗豈有如今日者哉予同年餘于令馬君宗孔以縣有康山忠臣廟年久迹湮四方弗聞乃圖康山形勝錄建廟顛末列三十六臣本傳附本縣忠臣孝子節婦及往來者弔古感懷之作以為志將刊行之請予序予按三十六臣為韓成宋貴王勝陳兆先李信金昶昌文貴李志高張雄徐公輔劉義陳弼丁普郎程國勝王咬住姜潤后明王德常惟德遠德山汪清朱鼎裴軫王鳳顯王喜光陳沖汪澤丁宇素華鄭興曹信史德勝翟世榮常德勝王理王仁皆聖祖自將以征陳友諒戰死鄱湖者先是巡按唐君虞佐亦錄是并豫章城忠臣廟所祀被友諒攻圍死守者趙德勝劉齊牛海龍李繼光趙國旺許珪朱潛張

子明趙天麟徐明張德山夏茂成葉琛萬思誠十四臣本傳忠節祠所祀死宸濠難者孫燧許達馬思聰黃宏四臣事爲羣忠錄俾南昌府刊行之夫御史錄一省事知縣錄一縣事要皆以正人心興頹俗也夫但聖祖方雲雷邁屯天命未屆乃有十四臣三十六臣死戰死守以滅勁敵以定大業先帝以八葉天子而社稷有變得死忠者乃惟四臣且馬主事黃參議猶奄奄非壯烈者何哉嗚呼昔文帝靖難之名雖正然革除君臣之義自不能忘其甘心焉死者方孝孺黃子澄齊泰練子寧黃觀陳迪王叔英鐵鉉鄒瑾魏晃胡閏郭任盧迴侯泰暴昭陳繼之張統景清卓敬毛泰董鏞曾鳳韶高翔宋徵巨敬山茅大芳王良胡子韶宋忠鄭恕陳彥回姚善周是修顏瓌高巍廖鏞葉惠周璿謝昇高不危盧原質戴德彝張易葛誠盧振龔太王省四十七人當時議臣揚已遂私寘名奸黨孤忠死義之意消沮略盡蓋亦深負文皇正大天地之情矣陵夷至于宸濠之變則合城勸進而人懷二心激烈死忠僅見孫許然則風俗頹敗豈有如今日者哉芬銜恤草土不暇論天下事昨承新主恩命復職史官而馬君適有是請不覺感慨挾發幽潛然詞不敢不嚴而錄不敢不備嗚呼此論明則人心正而頹俗興矣

何椒丘文集序

椒丘文集凡三十四卷爲策府者三卷爲史論者五卷爲奏議者三卷爲序記銘碑詩賦書簡題跋者二十三卷故刑部尚書廣昌何文肅公之遺藁南京吏部侍郎圭峯羅先生校正于兵火之餘而僅存者嘉靖元年壬午廣昌令余君宗

器以邑有是集而不傳非所以著人文志化成也因訪于公之子承鳳合公之謚議傳贊銘碑又爲一卷共三十五卷刻之刻完緘來請序夫易賁之辭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蓋觀人文亦難矣故于觀之辭曰中正以觀天下然則欲觀我生无咎固當以人文而人文必貴于中正也余君是舉豈徒欲傳公之文哉夫公之文足以羽翼聖經者具在周禮集注而贊襄孝廟欽恤好生之德以成從欲之治者則問刑條例一書公之論建居多是可謂中正者矣若是集者雖公之餘事然觀策府之彙括必要歸于聖賢之途視王欽若之所述蓋簡而盡矣史論舉宋元四百年間之事而是非褒貶之則扶植世教可與歐陽修五代史相頡頏也及考元順帝爲宋瀛國之子而著天報宋祖仁厚之意其慷慨之懷又直可與龍川鐵崖相握手矧一集之中率皆平易明白典雅莊敬之詞謂非中正之發而有是哉此公之所爲不朽而余君欲以是觀一邑之人文亦可以无咎矣芬生三十九年而未聞道尚可以序公之文哉重違余公之請亦書此以志刻集歲月耳

吉水縣志序

編纂採輯以爲文難矣尚書春秋之簡帙得聖人編採而遂作經不可見哉太倉周先生克之少有文名登弘治乙丑進士授知莆田縣事以憂歸正德庚午服除補吉水辛未政成乃編采縣中事爲志未幾擢監察御史遂持去不及刻行先生爲御史百餘日以言事忤旨謫官蓋不徒有文名者矣今上即位因召爲江西按察司僉事明年壬午建元嘉靖陞副

使又專勅飭兵九江俄而士有勇而食足而噐除得留意文字乃函向之志草十卷使來屬芬曰將刻之請序之夫作志之意欲以定一邑之治而推之四方推之天下先生自序盡之矣其起凡之精立例之密去取斟酌詳略之當足稱作家則今湖廣左布政使彭君景俊之序盡之矣予復何言哉且志猶史也後世之史則子長孟堅推良志列封域山川形勝貢賦猶史記漢書之有地理河渠溝洫食貨也志列人物名宦猶史記漢書之有世家年表列傳也二子雖多編採世本國語戰國策楚漢春秋及西漢故事成書而非盡出其肺腑然世之論文者必曰西漢論西漢之文者必歸諸二子焉則是志也起凡之精立例之密去取斟酌詳略之當與夫先生自擬以漢之司空輿地圖而將以定治蓋亦文之蔚然者矣予復何言哉顧吉水為縣將五百餘年而志之作有待于先生先生作志又十餘年始重臨茲省得督屬刻之莫非數也予得係一言于此亦豈偶然哉

送潘叔愚知豐城序

天台潘君叔愚以進士出知豐城縣事縣之謁選于部者李君璞李邦秀王公度輩來謂予曰吾縣在江西雖與南昌臨川安福號名四大今則民之困猶南昌士之盛不及安福俗之諺幸自詭于臨川其所謂厚民生振士氣而益善其俗實潘侯是賴執事其代吾人以告之乎予非通世務者其何能以是與潘君上下其論議哉顧以目擊天時人事之不可曉者五事為諸君言之庶亦可告潘君也夫豐城為南昌屬縣兵亂之後水旱蝗蟲疫癘略無虛歲民之轉徙死亡在窮鄉

西江志 卷一百八十一
下里蓋有蕭然爲狐兔蛇虺之場者若以爲陽九百六之會
人禍宜爾則又今上中興錫祚皇明之世此不可曉者一也
南昌稅糧科則以當時無首義犒征漢之師者故視江南諸
縣爲獨厚然皆須農焉出也近者災傷賑卹輒及于市井隸
卒之流壟斷商賈之家而耕夫餉婦之填溝壑者曾不得粒
食則亦已矣然蠲租免稅之詔深意憫農上下復雷同廢格
之此不可曉者二也水利之興以爲農也近乃堰文昌以申
風水之說壙章貢之橫流以圖必不可成之功耗斲侵漁動
以千計民勞而且怨矣至于陂蕩之濬隄防之築真切利農
之事略不究心此不可曉者三也網運以足國供貢之義也
故時或重災亦不遑恤夫何民方傾困倒廩以求雞犬一夕
之寧而部使者輒復坐縣廳勤敲榜利歸于胥吏之谿壑而
置之姑息此不可曉者四也養軍以衛民也以不得擅調而
籍民以爲機兵則亦已矣近者地方有警復召鄉兵或父子
兄弟之竭作而責以死命所謂機兵者徒以環衛官長且資
迎送之觀美此不可曉者五也予聞潘君抱博古之學經世
之志固有大行之日茲行也雖牛刀小試若此類者其亦肯
慮及否邪苟豐城之民安亦可以爲旁州例也諸君既有鄉
國之憂其以此告之可乎諸君曰是在潘侯也願次第之爲
序以贈

贈汪東峰陞戶部侍郎序

夏言

都御史東峰汪公巡撫江西之明年御史龍洲李君以巡按
至兩賢相得政尚惇大弊絕惠流翕然成俗是年秋予蒙恩
賜歸顧瞻桑梓潤被膏澤私竊慶賴焉又明年公特被簡召

晉擢戶部右侍郎龍洲使來徵子文以贈公行始子舉進士
聞公之賢心慕之及官兵科公爲都給事中相聚朝夕論議
天下事班行倚重焉歲己卯先皇帝班師南都駐蹕潞河宸
濠倂至先是百官被旨俱赴行在或議須駕還京師正濠刑
典公毅然曰罪人不可久留且禮樂刑罰自天子所何必京
師密語諸當路曰逆彬手握重兵居肘腋內外權奸爲濠耳
目心腹甚衆方人人自危濠入反側子生心變且不測奈何
識者悚然是之乃合廷臣上疏請誅濠即日奉允旨濠伏誅
行在明日車駕遂還京蓋武廟睿斷先定而識微首議公之
力也當權倖用事時武臣官勢焰熏灼咸有事關涉兵科
公一切禮際不爲峻絕逮今上即位公一日獨留子坐垣中
取筆手疏羣兇奸狀盡其黨類攻擊隱微不遺餘力子問曰

此曹公昔遇之不惡今發之若是烈何也公曰彼一時也今
主上神聖吾力能肆諸市朝更何待焉疏入聞者咸爲公危
命下元兇巨慙悉寘之法誅夷流竄根株殆盡朝廷之上廓
然肅清公一疏之功也大獄興朝堂震慄公度不能爭乃撫
膺太息奸人伺之以告主者劾公誹謗下獄廷杖之竟削職
歸公居常恂恂脫略邊幅測其淵微凜不可犯而不察察細
故于國家大事則卓有定識是非利害屹不可搖誠齋爲吏
部廷議欲起先朝廢棄子先論及公誠齋曰吾弟志不復出
姑罷之予退而歎曰有如東峰而果于忘國邪辛丑皇上眷
公特勤以太僕卿舊職起公于家公幡然就道未幾保釐江
西而司徒新命薦至矣夫公之正直著在先朝忠謹受知今
上中外想望公之風裁也久而公之所以自任者甚重今國

西江志 卷一百八十九
家憂在邊防而調度之難在國計公之行也必有以紓九重之慮者矧皇上知公之深用公之大當不啻于今而侍御君才猷德望與公並懋他日勛業相成以澤天下猶吾江西也予敢私鄉邦而後天下慶也哉書以復龍洲請質諸公

萬首唐詩絕句錄本序

唐人絕句詩合五七言凡萬首釐為百卷宋煥章閣學士番禺容齋洪景盧所彙輯者洪刻之越郡嘗經進壽皇盛被寵賚詳見投進劄子謝狀今去紹熙幾四百年此集不見于世久矣余致仕後復奉旨同大學士石門翟公少保介溪嚴公直宿西苑無逸殿介溪攜此集鈔本夕秉宮燭時時就榻諷詠石門因以得閱若獲奇寶及示余愛弗忍釋公乃命中書官就閣中謄二部一以備余覽越旬日余蒙恩免留復入閣

適此集錄成余喜得縱觀焉竊愛作者興寄高遠情境融會有數百語不能道而每于二十八字中盡之信夫詩乃文之精者若絕句又非詩之精者邪一日歸簡書笥則有刻本甚佳詢之乃吳下初刻亦忘為何人寄遺余倍愛而喜然重惜石門公用心之勤不可虛辱且以容齋手輯復得梓行為同志者幸云書此使後人知錄本之自

贈石潭汪先生序

嚴嵩

石潭先生既謝事居蘭坂之上境號殊絕兩溪環流奇峰萬疊煙靄蒼翠恍與世隔良田平野魚稻蔬果無求于外而足予往歲北歸自上饒趨弋陽捨舟問道所由以候公時日將晡山行三十里深阻蒙翳稍近聞溪流澎湃洶號萬木間涉溪尋徑以抵公之廬秉燭促席語如夢寐翌日周覽溪上還

西江志 卷一百八十九
坐層碧之樓公指山雲語予曰子知夫雲乎始觸石冒嶺才
膚寸碧耳稍洩洩然蓬蓬然其碧漸增其層見溢出輪困壘
積瀾漫渤鬱隱見諸峰間積已倏散或散而復積頃刻萬變
而吾得靜觀焉蓋樓之勝于是為最故以層碧名焉嵩起愀
然曰公誠樂于此乎夫君子遭世之理奮庸熙績使君受其
益德澤加于當時名聲流于無窮是故嘉唐虞于上世思殷
夏于中古許身稷契邁迹房杜斯哲人之令猷志士之休烈
也其或遇合乖于幾微常變形于造次江海懷魏闕之憂平
居興漆室之歎則有撫景不怡當食忘味者矣若夫茹芝商
巖洗耳潁濱麋鹿之與處猿狖之與居置理亂于弗聞託高
間以自佚韓子所謂獨善自養不憂天下者之所安也豈世
所望于公抑公所自待者哉公嘿不應于是予來京師二年

矣聞公攝養益完關距益固縉紳大夫道境上有欲造者往
往以疾辭雖親識罕得見其面仲氏少宰公築第邑之西谿
歲時往來山中相對觴咏賞析為樂予方恨二公之遠奉教
之無期也為造雲山之歌以寄予仰止之思因季氏侍讀君
有之歸而獻焉以為公壽歌曰萬壑兮千峰宛天臺兮崆峒
被幽巖兮芳杜蔭白石兮長松山中兮何有白雲兮日霏霏
以承雷辛夷葯房兮薜荔為牖我處我遊兮樂且无咎雲出
兮英英矯游龍兮上征雲歸兮何所忽闐寂兮山之岵亶舒
卷兮何心我嘯我吟兮我道與伍嗟山人兮列僊佩明月兮
霞冠騎玄鶴兮下上斲松苓兮永年羣龍兮滿朝威鳳兮天
路蹇胡為兮山中獨淹留兮遲暮攀雙桂兮瓊枝望雲山兮
孰知我思

袁州府志序

郡有志猶國有史也古者列國皆有史晉乘楚檇杻魯春秋是也後世作于朝廷者曰史于四方者曰志明興四方之志蓋爛然矣法雖與史異而疆域見焉土風物產著焉創建詳焉食貨兵防祠祀政教寓焉名臣哲士貞媛之風列焉而後之曰史者所采錄又多于此焉據則志于四方固亦史也袁為江右大郡政賦視古侯國所出才賢文學忠節行誼之士炳靈毓秀彬彬所萃法宜有志故有志而譌舛闕略觀者病之歲壬申嵩養疴鈴山太守姚侯惟寧以書來屬輯志謝不敏不獲於是稽郡乘觀星野攬撫子史傳記之說網羅金石之文旁聽博聞山氓故老之談以輔益其事以為志是故首之圖境土別矣次之表沿革識矣次之創建食貨諸目官政

具矣次之名宦人物觀法者可考矣又次之文藝古今之制作備矣既成而諦觀焉復自恧曰是惡足謂志夫志繁則複簡則遺紊則失序昧則弗章銜文采則罔實溢美則近諛徇情則曲任已則愚有一于是則弗公弗公則無以示遠而垂戒夫惟不繁于辭而其事備也不淆于序而其統正也不侈于文而其體質也不牽浮議不怵貴勢不比親暱而予奪公其守嚴也書其美則惡者戒書其得則失者勸而勸戒之義昭也夫若是者志之善歟史之義歟雖然予何能焉竊欲勉焉耳矣志凡卷十四目四十有一姚侯倡之未幾去今守徐侯宗獻卒成之振一郡墜典使文獻足徵二侯之功寔為大協贊其成者郡貳守黃君信通判毛君鵬錢君士宜而與予同事者郡學生歐陽誠云

廬陵忠節錄序

歐陽鐸

元進士彭先生士奇有廬陵九賢事實錄錄吾先文忠監丞
吳齋楊忠襄文節胡忠簡剛簡與周益國文信國而九崇往
之意厚矣我朝正統間廬陵知縣張侯叔倫因舊錄取誌銘
諸作補吳齋事取劉岳申傳補文山事次第世代進監丞于
忠簡上益以像贊名先賢錄語在布政使李公禎序中茲九
十有四年漫漶弗傳富田張頡氏購舊錄重壽諸梓有請易
先賢為忠節者以鐸系聯六一摹以見眎且問名竊惟九數
辭也先統辭也以為吾鄉賢不可以數拘也故統之然忠簡
有祠寔奉德音監丞使命不屈死剛簡論事貶死與文節等
吳齋雖死家然疏抗龍顏志不在忠襄下曰忠節不亦近乎
浣洗再拜式瞻遺像冠玉森然生氣如在想形容于贊辭得

本末于紀傳於戲天之生才不能數見漢唐盛衰危亡之際
非無名臣大較四方之人也宋嘉祐號稱極治我文忠公寔
輔其成靖康而後陵遲矣我先正或以危言直道捄其失或
以功烈文章起其衰訖乎革命有若文山之從容就義凡稱
抗節者未有若斯其善也宋三百年而吾廬陵先賢相與為
始終如出一時是孰為之耶語云夷狄異心忠襄監丞之死
則然然書名閣下期以必殺杖流欽州誕炎黨禍其曰非我
族類耶君子以為無所用刑也為宋憤歎而已我國家聖聖
相承億萬斯年吾黨之士尚有修文忠之業者乎鐸學荒力
孱慚負家訓苟有作者亦足以自解若頡之好義尚德割田
給族為義塾以教族子弟與此舉皆不愧文山里人是民之
則也

西野文集序

整菴羅公誌西野允恕先生之墓謂其文工造語簡潔圓勁詩古近體清婉有餘韻鐸讀其集諒哉公之知言也不私其弟矣西野二十四登進士第文行四方相傳以為程式仕于輦下會時平政清日以多暇洵美質材而加斧藻焉其昌于辭也固宜然某聞栗翁方恪善教整庵毅軒日所推明者具有本末西野結髮受學漸而播之思貽無窮之聞蓋疊疊焉三遷至通政司參議晉通政列于九卿與聞國議而職專奏對其于事也簡矣移告省侍家居者久之益肆力問學抱其有餘時發于詩文遂擅名作者而猶曰非其至者也遭逢聖明起為通政使齒雖少長乃其耿耿者固壯甚轉副都御史督糧儲于南京劑量開閭方鳩功緒僅浹旬召還病不果赴

以至于大故士大夫思而不見始索先生于遺草間而茲集遂為世重夫文通乎天地澤潤生民弗究于功而徵于言以考見其平生悲夫然先生之言則誠足以傳也事有相掩物有時勝美有所不兼力有所不奪惟其有存焉者可也

泰和徵總冊序

都邑有大利病聞之自昔亦嘗為民誦言之良有司少加意足用為賜乃今興革克覩其成詎非六鄉一大快事哉嗚呼圖冊不清賦役不得其平矣民病有大是者乎正德己巳陸侯汝亨除邑令同年各以意見言治狀予時年少狂率笑曰安用是切切辨治無亦於縣總問之耳是十九人者操贏縮之權與上下敵能使私輸先公家完其罪蓋有浮于舞文吏者陸侯踰年索弊端除虛賦殆數百石成易見冊然不知十

西江志 卷一百八十一
九人者安用得脫後十九年陳侯梅甫莅政因以告陸侯者告之梅甫把諸總宿負震疊之得首實免又令民間墾田自占起賦成補虛查隱冊第糧未歸戶而坐諸田田且為謾此猶總之遺奸也然大端已露內有公家之案外書冊流布不可以湮沒至是王侯塌齋學收涖政訪求往事得書冊善之又于義民郭元暢所得易見冊兼取其意而惜其未盡爰禮名元暢暨劉天佑陳德昌楊南康意五人者于廳事後監總算揭查得飛詭官米五百三十石有奇民米七百七十石有奇夏米五十九石有奇交徵米三百石有奇尅日致里書人戶參伍究竟竟歸其飛詭而豁除交徵以從于一又委都長百一十人比對除收以戶合甲甲合圖圖合都都合縣額無弗備矣顧冊底在官民不能周知乃摘四總數刊書布焉予

為題曰徵總冊言徵則可信也夫得其總則有所不合者各于其總乘之寧至于絲棼不可竟耶予前承里役悉自運便甚于時鄉不皆行侯今推之通乎一邑此法與此冊俱存侯之仁澤烏有已哉烏有已哉或言正本清源非丈田不可君撫南畿蘇松嘗行之矣奚至于鄉難之曰僕去官即一老農夫耳敢用已私撓官家事念吾邑虛糧非無可歸者如彼病者汗之當自愈峻而下之恐反延心腹之憂耳曰邑人復有告丈者如何曰雖稱二三都其間實不過數人今都統既析摘丈之無不可者失一猿勤一國野人誠不免過計聖王以人情為田無使塌齋獨抱苦心焉

櫟塘劉氏通譜序

氏族崇世厚也萬安諸劉在婚姻家有若長江艮方居者盛

西江志 卷之二十九
三
矣而皆宗櫟塘櫟塘於廬陵素以文物望嘗從宦學識其子弟信然其家有宣德中譜云二載繼五仲修者萬安譜逸于元亂所傳錄本出以吳臆記孔清孔庸纂次雖其源委端緒具存而地易世積紛不可卒次邇歲議校二譜為櫟塘劉氏通譜至是告成某自櫟塘至某自長江至某自良方至咸會于西昌過予徵信譜述詳矣大較為始者五曰異唐憲宗時尚安平公主其六世子孫旦家廬陵之儒林鄉為廬陵始又七世至霍徙櫟塘新塘莊為櫟塘始櫟塘今最著者十方自貴倫始正甫徙萬安長江為萬安始維善徙良方為良方始霍之孫紀字正甫安字定甫十方定甫後也而始貴倫祖其所近蓋推有功之義也徙且數處而稱櫟塘者故也徙長江者正甫而係之邑大始也良方同祖正甫而曰維善亦以識

始也大抵異以往略自霍乃詳皆仍舊聞非有增損而提宗衍派系名著代子以重繼地以謹分莫不燦然即敘如是而有弗信矣乎余奚言為諸君辟席謝曰昔周益國文信國曾翰學周文襄六七君子寔訓我族而寵存之先生既覆曰信願終惠言余淺陋何敢望前人若言以為助則余安敢虛辱夫隔二邑析三族而處上下幾五百祀而通之非以致同者歟雖然德相愛也氣相求也罔不由同欲相憎也患相擠也亦罔不由同君子于族系之以姓矣又有飲食之節慶弔之禮勸戒之規夫然後同劉自宋以來再尚主為國戚起家科貢公卿文士彬彬乎後先相望矣其居處溫厚聿興禮節如嶧斯蜒如盍斯受孰始之而孰承之邪嗚呼其可忘哉記曰仁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睦族夫推尊

祖之心以達乎其族蓋君子所以致同也諸君請歸告其族人無曰靡言小大師師惟訓于古維余亦庶有助

南溪蕭氏續譜序

予昔北出武麓過南溪里見高門矗峙文梁勁涌如織釜鬲之氛滃滃出喬木上里人謂余蕭氏居是相傳餘四百年矣至弗容析而他處亦往往成聚大抵多舜翁後予族與蕭累姻且道里近心知其然會有事四方不獲操几杖為長者之遊以闕舊物而挹遺風顧本末猶幸有鄉先生緒言蓋王文端公為蕭氏序譜者再其先本軍巡覺辟馬氏之亂自長沙居邑早禾渡子清卿徙瀘源四世孫演演伯子大承事徙南溪三世至濟行其仲子舜卿生祥甫祥甫子五人德高德明德美德仁德濟德高傳二世絕德明子信可早卒徇元俗以

弟德濟後之舊譜稱南山府君是也永樂初南山之後承國教令始告祠序正之而以自明繼信可弗嗣復以鵬起繼之及正譜格于煩言于是南山別為房譜然由此兄弟竟正其名絕世再繼其祀公故以仁聲義問歸之事在正統十一年又十二年為天順丁丑德美德仁之裔能以義克相繼合于是作族譜而舜翁派畢載矣公所謂百年名分復于一旦以成禮義之俗蓋深致其幸云至是判府澗松君使族子嘉示余續譜曰以繼新譜也蓋族譜行未幾因爭訟燬燬且數年復加輯錄則猶族譜也曰新其以衆志乎時成化癸巳歲也距今才六十年而子孫未登者至千五百人以其時可矣乃有若宣獻其仕五鵬各得人以任編纂澗松以高年碩學總其成世備言核無遺議矣豈非世澤之相與古者簿狀以考

門閥官為官族所以明貴也邑西鄉入國朝初未有登台輔者而尚約公首以明德舊學累官太子少師戶書翰學相景皇帝赫奕矣然不以名族而嘗言蕭氏必曰南溪者蓋以地著舊矣攷其世舜翁若淑寔表人倫肆保障之義以達讓賦五荆昭乎物矣其族世守為法而敦尚本實子弟非菑獲則誦詩讀書皆有常職翊翊無驕惰意以能居裕其生出章其用如是蕭氏惡得而不昌乎世遠易狎齒繁多議地高善陵物大揜疾今之日在持之而已矣無亦若導南溪潛而淵潔而溶以達于河海無闕沙石潰其隄防可也余不佞無能善俗而竊幸大家足以繫民習也是以厚望之而僭言之

義城黃氏重修族譜序

凡稱地以系姓者世有其地者也黃于廬陵數矣而義城為

著義城者識乎義也五季之亂黃國琛氏倡義保障其鄉鄉人因以名其地然無濠塹之界雉堞之數埤堦樓櫓之設而曰城取諸其近者云爾夫王公設險守國棄則有大刑而盜有時乘之匹夫倡義非毆于法也乃翁翁不可解奚啻城重雖然舍是亦無有近焉者矣是諸人之辭也詩云無德不報識其地以示無忘是諸人之意也則又有非力之所能者其唯曰顯哉天道惡有義而不食者已而事聞宋藝祖欲官國琛國琛固辭不于其身其庶幾曰在其後之人厥後宣教郎致中祕書公符少監子充工部郎中饒守炳鄉貢士輔嗣顯于宋國朝若金華知縣經監察御史子忠前鄉進士國周亦良徵矣今其族不下數千指右文而本德若城弗壞亦既增益之吾聞君子可以城國可以城天下之屏之翰將自子忠

始乎族故有譜元亂散逸今所傳者自高仲而下蓋出貢士所記者高仲三世爲國琛其卒不隕也有以哉成化間金華君嘗因舊記纂輯爲譜至是子忠專甫潔庵又續之敬宗收族義之大者以世修之而需報于天豈有窮哉

刻愚谷李先生詩集序

李遷

予守濟南之四年爲嘉靖壬子時吾師愚谷先生方屏居樂安里第有蹒跚疾非親昵不出見聞濟使至則令二僕史掖至庭中問狀手授以書并緘附其所撰詩一卷謹拜受而卒業焉蓋多江西南雍時作也居無幾何而先生遽捐館舍是編藏巾笥中幾二十年未嘗一日敢廢置也頃有兩廣之役平時所耽玩書史皆束閣獨是編攜焉則私心所嚮慕可知已僭爲之序曰夫著作豈在多哉嘗聞先正之論道統曰虞

廷之精一孔孟之仁義數言耳萬世傳之以爲經後儒累千百言而道統不與焉何也蓋堯舜孔孟道積厥躬語由衷出而後儒之說皆緒餘也間因以考夫文人墨士之著作殆亦類是云蓋詩本性情學貴自得凡自得之語雖約必傳諸摹襲者即連篇累牘不傳矣康衢擊壤之謠西山采薇之曲問之有弗知者乎十九首不錄作者姓名知言者莫不賞心焉求其人而不得則強以屬之枚乘然則必傳之作果且在多乎哉先生所授簡雖僅三十五篇然其風致雋逸情素真率有陶之沖而格健有韋之秀而旨眇如杜之沉著而不悲如李之閑達而不肆蓋其心若是而辭亦若是所謂語由衷出而非有所襲取也雖其自謂效何遜學初唐然意皆自得而特體裁因之亦大匠不外規矩以爲方員耳是何病其爲立

言哉李何二子流聲弘德間而何猶譏李谿徑存焉信乎立言之不易矣先生諸所著作固不止是是殆所自選者惜也先生既不自言而今又無從質問也初先生以督學至余為諸生坐誤期會郡三學士試孤注論槩夏楚獨優余不夏楚先生蓋知我已然不以為桃李而私焉以是知先生直已守道于人無私狎比故雖以禮闈大魁而仕宦落落寡合自宰土出僉學憲稍遷南司業徇俳卿寺間竟坎壈以卒則在當時知德者鮮矣誰復憐才乎哉故余於是編獨致意焉遂刻之以傳天下後世必有知先生者

重刻胡祭酒先生文集序

先侍郎公好綜覽百家厭飫羣籍目所睹記即口誦不忘遷少在膝下每耳提面命誦先世刑部公所遺皆山堂記乃鄉

先生祭酒胡公撰也且手其全集示之曰茲我李世珍其什襲之遷奉以周旋罔敢失墜既謝世五年痛念手澤攜至嶺南師暇披閱見其篇什煩紊編置錯雜心竊病之意當時先生名重華裔學士大夫得其一字不翅瓊玖門弟子隨筆劄記未銓次也因授高州吳守國倫稍為校選通詩文得若干首視舊損什之四屬蒼梧兵憲楊君文明刻之貴可傳不在多亦先生意也刻成以序請余作而曰子知先生所以名世者乎蓋自其幼學即屬意玄眇抗志崇茲探道德之源窮性命之奧雖居會城闐闐于天文地理罔不究子史丘索罔不讀其學則實學也數華亭諸邑尹桐城若尺蠖之屈神龍之蟄何隱約也已而入禁廬承顧問代絲綸又何其顯融也然處之若終身履之若固有完節榮問歸老東湖行則皆實行

也今觀其諸所著述莫不型範典謨鎔鑄風雅金玉皇度黼黻治猷在當時可銘鼎彝傳後世足為著蔡要皆摭所實得而幾于左右逢原者矣惡得而不名世哉吾豫章當翼軫之墟介吳楚之壤匯以彭蠡蠡以匡廬士秀而文自古記之矣顧在國初獨吉州為盛若楊胡鄒解曾梁諸鴻公一時曄曄朝端震聳海內而洪州獨先生一人而已豈山川磅礴之氣吉為根柢洪為枝幹克積峻發固自有其時歟嗣先生後寥寥百年惟張公廷祥楊公方震舒公國裳理學辭藻庶幾頡頏而榮遇不逮遠矣世廟以來公卿大夫文采風猷戢香巨麗稱為綦盛然聞黌校之士間有謂性命為迂闊目注疏為贅疣剽竊隳括習為一切初猶屏外注不讀爾乃并正傳而弁髦之嗟乎是豈非世道升降之一機歟先公手授是書意

固有在匪直以先世堂記存也惜遷不肖幼既失學壯復馳騫宦途晚稍憬悟則齒髮冉冉髦矣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斯集固一代典型也獨豫章之文獻也歟哉乃不揆迂謬僭書此于編首以見前輩之學與行其務實勝如此同志之士得而讀之庶幾聖諭所謂崇正學迪正道革浮靡之習振篤實之風亦有因斯集而起興者乎楊君曰躉遂屬工鉅梓始隆慶辛未三月丙午至六月戊申告成事

西輶集序

嘉靖癸丑春予自濟南副臬西楚遂參楚藩戊午總憲西粵已未右轄西蜀居二載復移長楚藩尋奉璽書撫畿甸督三關關在今京師右掖自丑至亥凡十有一載輶車之馳無日不西也慶弔贈遺臨眺題品情與景會聲斯成音雖蕪雜淺

鮮未窺作者之門然要皆歲月之紀性情之據矣暇中檢閱不忍棄置爰彙之爲西輶集屬予友李大理子明氏詮汰之通得雜文若干篇雜詩若干篇非敢聞于知音庶幾備我李之家乘云爾

劉忠愍公年譜序

歐陽德

國初吾鄉儒碩輩出好古敏學爭相濯磨用能明義正德贊嘉謨于昌明抗直志于否塞若贈翰林學士謚忠愍劉公兩谿先生亦其人也公筮仕爲禮部主事已鬱有聲望大宗伯胡公薦之英廟詔入直祕閣勸講經筵尋拜翰林侍讀日見親寵公攄素所蘊敷經納誨又數建白政事劇切治道慨然致主匡時爲急閹人竊弄威福首犯所忌折其奸萌遂構愆凶至今聞者罔不歎憤激昂慕公之烈公平生雖邇言細行

施之家庭鄉黨罔非厚倫美俗耿耿足述不但立朝磊落大節而已茲豈聲音笑貌爲之者哉公曾孫督府經歷持善編公年譜示某序之某浣閱三致思焉公自二十舉于鄉三十第進士四十而後入官家食之歲往往闢室聚徒羅百籍其中相與甘寂味淡講學明道如是者餘二十年嘗作書室箴謂書吾道器不極不止此其志也自古踔厲邁往銳志以致遠者吾聞其人矣由公觀之又惡知其所後先哉夫學道譬之琢璞利其器以善其事縝密精專而光彩宣著雖藏之蔀屋毀之汙瀆其騰漢徹霄者終不可掩某不敏竊謂觀公之大當因其學因復持善并致高山景行之意如此於戲世道升降人紀修廢之幾聞風而興者可以深長思矣

莪田朱氏續譜序

同年南屏朱君懋章捧南寧之檄訪予浩溪里第出其家譜言曰我朱氏所自也遠今安成城南蓋先受文公徙自前塘前塘寔先明德翁徙自廬陵我田我田譜圖曰孟可者祖也章甫父也翁徙前塘當元成宗大德二年至我明正德間蓋二百餘歲殊地異邑危亂不相收慶弔不相為代遠彌疎矣今上嘉靖初族叔庠生罕利來訪城南比歲黼謁祖我田而昭穆復通爰本譜圖參訂續編敢徼惠一言以幸我族人予讀元圭齋承旨序我田世系祖廬陵參佐銓而宗樞密使元圭參佐蓋徽國文公孫樞使其曾孫也語曰孰不思垂民鮮克述之徽國之業可知矣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是道也蓋終其身孳孳焉後之人將戕性賊情矯為仁讓而弗能則不可幾矣如曰愛敬根心達之自孩提則崇德廣

業祇通前聞其孰能禦之今夫百畝汙萊咸謹為敗子墮所受也梓匠不能世其藝不齒于厥黨惡辱先也而況其大者今問其人曰我祖也問其業我弗知也若是者弗念厥紹其名曰罔之生夫譜原本始奠世系敘昭穆聯戚疎敬祖睦族其究仁覆天下是故宗遠以統同樹表以章訓南寧由御史出綰郡章方且修仁覆之業而汲汲于譜觀其所表足以知其訓之所存矣詩有之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常溪歐陽氏譜序

予歐陽氏渤海長沙之世遠矣唐天寶間琮刺史吉州始開吉州之族故居吉者咸祖刺史而支分派衍所宗各異文忠公譜沙溪宗安福縣令萬常溪予蜀江所自出宗工部尚書彤按譜刺史七子家吉至尚書三世世居郡城西尚書同產

兄彪遷廣子澤灃始徙城南永和鎮居二世潭州守勲復依宗人家長沙又三世當宋之初太尉梁國公忠與其弟勇復居永和而太尉尋徙常溪太尉上沂尚書凡六世不常厥居者百六七十年下逮今餘二十世居常溪者垂六百年矣世稱故家大族非以其久且蕃衍富強以代有哲人載令德而垂休聞非寡與貧之爲患患德之不立夫積厚享薄皇皇求益惴惴恐匱乏不如食力而施施衍衍者之爲裕也千人千心不如二人同心之爲衆也故富不以財而以安強不以衆而以和夫務厚積則不憚削人以自封削人以自封者其心貪以忍甚者德色于父諄語于母兄弟之不如路人者無幾況宗族疏遠者乎樂食其力則務善其身無求于外無忮于人故比閭相恤鄰里相友喜相慶憂相唁離散相收病相扶

而難相救疏遠且然而況其親戚者乎故譜昭先烈以勸好修明一本以勸敦睦然修弗修睦弗睦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蓋忿爭生于貪戾貪戾生于慕富強而鄙貧寡慕富強而鄙貧寡者自修之蠹爭奪之源也反之則恭儉淳朴之習長忿戾暴悖之氣消愛敬和睦之風成是家之寶也譜之實也常溪譜蓋先太尉自宋初傳之長沙而宣和間太尉六世孫提舉毅與勇六世孫監丞珣續修者譜載刺史入官時代下逮彪世數與沙溪譜不合先德祖府君子提舉爲從兄弟南渡間徙蜀江錄副以來傳至國初有塾師閱譜謂不當與文忠異改竄以從沙溪而初本存常溪者賴繼明長者保之大尹思文先生續之不失其舊先憲副雲莊先生廣哲修蜀江譜得有所據以復舊因考證沙溪之誤而釋先輩之所疑于

文忠者蜀江譜梓行而常溪猶為寫本寬克先生桂謝興安
 尹歸始率宗人續所未備梓之某慨世之慕富強而鄙貧寡
 者馴至于乖爭凌奪而不自知失譜之實徒存虛器以矜高
 門地而反為門地之辱故舉所謂昭先烈明一本者以告宗
 人相勸于好修惇睦而幸其不至于彼也

西昌楊氏重修族譜序

家之將昌必有元夫碩人秉德宣猷乘亨運以贊嘉績國賴
 以寧而家亦與蒙其休故盛時多巨室故國有世臣而名宗
 令族往往與大運隆替殆乃天之所篤者歟楊氏關西裔也
 自南唐虞部侍郎輅始家廬陵其子徙吉水又六世析居泰
 和宋室之盛蔚為慶宗元季漸就衰落然詩書禮教不廢宿
 業逮天啓我明而楊氏若佳木春回葱菁扶疎欣欣然不可

禦矣少師文貞公受文皇簡眷參預機務弼亮四世成熙洽
 之治仁宗嘗賜璽書期以子孫永世與國咸休夫王者之言
 豈不參合天地感通鬼神也哉蓋至于今不獨公子孫蕃衍
 多賢其諸宗析處者亦皆彬彬爾彭彭爾若或陰隲而默佑
 之仁義忠信之習不獨出而事君至晦處畎畝者亦罔不飭
 躬謹節奉以自淑其富者罔敢以富勢加宗族暴鄉鄰即貧
 矣猶知所擇不屑與吏胥黠猾市井駟僮者游閒為食君子
 以是知楊氏世濟其美稽天道徵王言其將與我明景運俱
 隆無異也族舊有譜刻石延真觀元季燬于兵燹永樂戊子
 文貞公修之正統丙寅評事德敷復修之其意則蘇文公所
 稱族屬疎遠懼其塗人相視示之一本以興其孝弟之思者
 今餘百年枝分派析彌遠彌疎其為可懼也彌甚族之長少

協謀定議續成新譜其義例一遵文貞之舊蓋不能有所加也論者狃于所見乃謂古聖經訓時王政典猶未能人人與善懲惡譜區區未必為益夫亦弗思爾矣離逖他邦者聞鄉音而喜邂逅相犯者俄而知為同姓遽慙悔自釋况譜之為教萃之于未離和之于未隙比于鐸徇箴誦不猶愈邪茲文貞公所為拳拳者乎公曾孫行人海玄孫選部主事載鳴方續承先德嚮用于時中興休運又將競起而翼襄之以益昌厥家于是譜成以族人之意來徵某序嘗觀公自序家乘論義利君子小人之判而望其後人力學奮義以無忝于清德之世夫人未有放利而不相怨徇義而不相親者茲非惇宗睦族篤近舉遠之幾也歟予蜀江歐陽氏與楊世姻往歲成蜀江譜請序于公公稱引先文忠先監丞自序云云且告曰

仁者之言人所共師况為其族之子孫者今某于楊氏亦云蓋公之言至矣顧後人力行何如某不能有所加也

明水文集序

王慎中

陽明先生倡道東南江西之士從之獨多最賢而能得其傳亦不數人臨川明水陳公其一也數人皆先後起家進士通籍于朝公以守官不回失權力意其得譴最重失位最蚤間關遠戍久而僅釋築室明水山中習其所傳以興起學者所言非一其著為古文辭積日既久遂成卷帙友人董君兆時丞建州因刻以行之同志而使某序之陰陽行乎兩間肖形離色于其中各資是氣以自成清英醇秀人獨得之強力之所可至智慧之所可通深入淵泉峻極穹昊夫孰不能至于道而蔽缺畔拘乖其所能散裂于形器名數之煩勞匱乎技

能事功之淺畫宮而苟處多岐而競馳其不能至于道由春秋以來患之矣天下之人不能生而有聞而卒得預於聞者有爲之先而倡之也師授講習在宋洛閩爲盛實繼鄒魯有作蓋自託于先者之後不敢墜絕其緒且以待來世之冀有聞者非苟爲師弟子之號以相驚飾而已然怪而疑之固衆矣惟其疑之而始信怪之而始安然後能篤于信安之而不遷彼終于怪且疑者雖衆而亦莫之惑誤沮塞也方陽明之倡于東南也怪疑之衆甚于洛閩之際惟公與數人慕悅而勇從之合一世以咻數人之所是卒能以數人而勝一世之所非其志可謂卓而其功可謂勤矣天地所以設位寒暑日月所以變通著明而不息以流江河以峙山嶽以蕃育庶物可以神存而不可以意測可以心傳而不可以語授此君所

爲聞于師而發揮誦繹于朋友之宗統也二帝三王之經綸典章損益舉廢措正而施行講之不可不明也閨婦野人之歌朝廷郊廟之奏怨譏嗟歎規誨形容徵風化而本德業五伯之所爭名卿列大夫之所圖揆騁騫以及後世君臣之迹臧否得失可以推見治亂攷古而鑑今思之不可不正辨之不可不詳也草木蟲魚鳥獸之形鍾鼎琴瑟佩冕車裳函矢之器師旅徒役財計播種之事曆官星翁稗官野記正名百物之所該悉泛涉而約取擇之不可不審也孰非宗統之條理曲折而紛紛者以近於異學咻之謂其妙已麓物內究而外遺目擊端拱而曰已存矣是豈知君之所得于傳者夫已誠妙矣何物非精未有內通而外不舉者也顧有曉然疑其爲異而果于詆之不亦悖哉惟其學之不謬故著爲古文詞

吟咏性情敷揚理事莫不有古作者之法雖宗統指授謹守
師傳步步趨趨如恐或失而見于文詞之間則自有機杼未
嘗規規倣合形似而以為傳也此其所以為明水之文歟吾
所謂數公故宗伯歐陽南野文莊公今司馬聶雙江公司成
鄒東廓公給事魏水洲公與公其最著于師門者也三公得
位行道洛閩門中為王遵叟朱光庭楊中立劉晦伯李心傳
矣惟公與水洲公廢謫禁錮與馬伸魏掞之蔡元定同其踪
跡然學者推慕二公不減于三公由其學術之同而不得以
名位與之也某生也後猶獲夤緣侍教門下故于董君之役
不能辭而愧于言之不足以發之也同志君子尚正之云爾

南昌二溪萬氏族譜序

萬楓潭先生譜其族原所始徙自鄱陽當宋之盛時而詳其
事則自有元以及我明之世蓋信其所知而不為誣也譜成
念族姓之繁不可家藏人挾則必有不得見譜而忘其所從
來與所由分者多矣非所以厚敦睦而興禮義也刻以為編
使人得有其譜而萬氏之子孫雖世世逾多無有不能知其
祖者此先生之大有功于萬氏也其所自序則退託其成譜
之勞而推本于父桂亭公祖慕筠公與西族松竹主人傲齋
二公又先生之孝之讓也刻成題曰南昌二溪萬氏族譜南
昌著其邑也二溪則其居地之號也由鄱陽以來南昌卜東
西二溪而宅之故南昌有東西溪萬氏而一祖也先生之學方
行于時進用顯融以施及天下固有日矣宜其志存乎事功
心營于民物而所以貽厥孫謀以為禮義興起之本者其用
意至而為力勤如此是可謂難矣二溪之族以萬為氏萬盈

西江志 卷一百八十九
數也命物之多以萬為凡遡凡之始以一為首由一而下分
布衍別于其間不知其幾而後至于萬反而歸之歸萬于千
歸千于百歸百于十而一者夙然獨立于其初明者觀之非
獨有斯一也而後得至于萬而茲萬之多莫非一者所析之
位苟悉乎明者之所觀良可命萬為一故雖多而不迷其統
彌遠而不失其宗二溪之孫子殆數十百推其盛之所極不
究于萬不止使皆知遡一而求之則禮義之行不待教誡期
無忝乃祖而已由是一祖也以有萬子孫此其係乎天者固
先生之所望而非其所能為也使是萬子孫也而皆知有其
祖在乎人人之篤倫敘而厚恩誼此固人之所宜為而先生
之所欲與族人勉之者也倫篤恩厚則人將有必于天而天
且不違乎人其為繩繩振振而至于萬又出于人之所能為

也吾由此以知二溪之族之盛果不至于萬不止也先生乞
序于予久而未復請以是復于先生其以予言為可哉

郭靜思詩集序

羅洪先

元鄙儒術七八十年間科舉詔不幾下山林之士無他慕因
各肆力文學于是多為古辭詩歌以道已志在吾族鄰而媿
者有郭靜思先生與先翠屏諸公倡和往來而先竹軒公及
里中宋周李楊諸君子固皆一時傑出者也茲數人者不獨
能為古辭詩歌而已尤善測微隱明道理言又足以發之至
其處貧遭患卓然自守不少涅流俗皆以為當然無用矯強
使得一命所在必有可觀顧老于蓬藿不少槩見餘其精神
僅寓于聲律可哀已靜思名鉦字彥章高村桂林人晚際明
興徵茂才辭疾不就年踰六十竟貧死嘗訪其家見其詩歌

猶有存者蓋平生經歷時勢艱危閭里流離之狀若目見之
所載郡邑往復月日與當時記事故實可裨野史有關懲勸
而一時傑出相從倡和又皆世家文獻之徵不忍其泯滅也
因校訛舛屬其孫廷昭特梓以傳因憶靜思贈吾族伯英詩
有云聖賢去我遠縻茲糟粕味當其得意時何如卿相貴嗚
呼此詩人所以窮餓終身而不悔也靜思詩未知去古何若
然一時傑出者役志止是不亦可以觀國乎或謂靜思酷好
泉石所居去余石蓮洞三里許吟眺獨未一至人多以此少
之不知當時洞猶未闢彼亦何從而寄其吟咏乎假使與余
生同時其倡和又不知當何似也惜哉

刻雪浪閣集序

余雅有山水之癖然病不能遠出每觀圖經雜志必考其幽
隱以寓所好往往見名山大川多假仙翁羽客事張其奇祕
甚則指巖石泉竇詭異人所不經見者以神異之至吾聖賢
之經畫建置顧泯滅莫究竊嘗疑焉豈長于遺世得以恣其
窮探而然邪亦其心未能忘世故假神物以遂其濟物度人
意邪抑其致用之殊而人得以訛言相蒙邪夫既不能忘世
而術不能遠致欲致其用而必假神物用殊于人而言從以
訛是三者皆吾聖賢之所無則山川假以稱奇祕者必于仙
翁羽客而不敢加之于吾聖賢也亦宜矣夫既以相假矣至
于淪沒摧敗而猶不泯其傳豈亦以其去道近而致志專邪
夫近道則不累于外而志專者乃凝于神爲吾聖賢之道者
顧雜而不精日鶩焉而不知自返實旣不足以相勝矣則其
不容已于媿服羨慕而彼之相假者陰藉以久傳固勢之所

必至也章貢之水至吉水之境益衍以肆無有當其衝者及境之半爲玄潭郡山夾水涯中流怪石多伏上下其狀若相抗拒水壅至不得驟洩則憤怒鬱號激爲驚濤縈爲急湍濺爲飛沫兩厓望之若剛風釀雪眩目沁心毛骨竦豎凜乎其不可久佇也東厓故爲崇元觀瞰水而翼然起者爲雪浪閣登高俯視勢益高水益奇而世傳許旌陽試劍山石迸裂乃入水斬蛟留劍于觀而去其後呂純陽嘗題詩閣上墨皆透壁閣中所見旣奇而其傳聞又皆變幻可駭故凡達人高士寓所好于此者真若投筆躍劍之勢猶存而又或意其有神助之然者故其詠歌必皆極其形容以各致其媿服羨慕之意閣廢至今數百載而詠歌者不休亦豈偶然之故哉道士欲重建閣而力不足乃增刻王元福所集詠歌以傳夫淪沒摧敗而或一興焉其盛而復衰蓋亦所謂勢也雖然豈獨在彼然哉安知其興其廢不由此之盛衰也哉因序其事而言以驗之

昭陵寶墨序

邑中螺陂蕭氏世家也異時侍郎公定基在宋仁宗朝以制置安撫鎮邕管交趾甲馬洞蠻亂公奏方略并乞更帥仁宗賜敕褒答委任益隆已而卒致平定敕歸祕閣永樂間翰林學士解公縉紳讀書禁中于敗楮見之驚曰此吾邑世家寶也取以歸蕭之長老其後奉藏不謹僅存其半逸字二十有餘汙損者又若干今福建布政晚侍郎公十八世族孫也總廣憲時命工潢飾復取先世所錄全文并宋大理寺丞葛閱跋附載于後且遣季子輒持以示余余受而讀之興千古之

思焉侍郎公以政事受知仁宗仁宗嘗題名殿柱間敕中材
略深知之語本淵衷也嗚呼提數萬之師臨萬里之夷以御
譎詐叵測叛背不常之情苟內間而遙制之雖良平執籌頗
牧折馘無濟矣使人蹈水火而無恐者恩信結之也侍郎公
之善政仁宗之善任可不謂千古一時乎史言昭陵之朝兵
以不用為功由是觀之兵非不用也上之所用者在人不在
兵故功之成兵不勞而人不知也嗚呼豈獨兵為然哉敕不
載年月按閱跋稱康定元年則是敕當在景祐寶元之間古
人臨文質直不煩若此其歸祕閣不知何時往見宋人章疏
檄進詞頭必緣故事然靖康之遷紹熙之災三館所儲盡聞
逸散獨此經數百年離而復還可異也布政公勲名日著在
廣時朝廷將征交趾實董其役而諸子多賢又酷與殿中諸
君相類他日有以材略受知于上紀之祕閣不知視侍郎公
又何如也

重刻文山集序

吉安舊刻文山先生文集簡帙龐雜篇句脫誤歲久漫漶幾
不可讀中丞德安何公某來撫江右既出素所養者布之教
令復表章列郡先哲以風厲士人會郡守浦江張公某始至
即舉屬之張公手自編輯釐剔訛出羨帑選良梓刻將半
復致中丞之命于余俾序所以校刻之意嘗觀孟子論北宮
黝孟施舍之養勇而有感焉彼其不挫與無懼者若詛盟而
要結之終其身不可解也夫二子憑氣者也猶有為之所者
以主于中矧其進于是者邪余于是反覆先生之事取證其
詩與書因得其平生之詳而論之始先生弱冠及第憂歸四

西江志 卷一百八十九
年授京兆幕未上而邊陲禍起董奄力主和議首應詔數其罪乞斬之以安社稷且自罷免既改洪州復自罷尋用故事以館職召進刑部郎而董奄復用即又上疏求罷自知瑞州轉江西提刑爲臺臣論罷後兼學士爲福建提刑即又連論罷如江西已而權學士院草制忤賈似道嗾臺臣劾之罷其少監及除湖南運判又論罷之遂引錢若水例致仕去當是時年纔三十七耳當其甫入朝著非有兵革艱大之委而國事他屬又無臺諫糾弼之權其言與否宜未嘗及者乃不能一日稍待何哉人之遭蹉跌者往往回顧而改步三已不愠古人難之今罷而仕仕而復罷經歷摧創至于六七志愈堅氣愈烈曾一不以自悔此其中必有爲之所者矣且自始進而遽早休當盛年而甘退處目爲猖狂而不辭置之危地而

不變彼非異人之情也亦曰爲世道計吾之心未能已也與吾相持而不使其直遂者勢也吾屈勢而違心邪亦求以自盡邪故言寧不用不能容嘿以避權事寧無成不敢隱忍以阿世身寧終廢不可苟且以趨時其必爲此不爲彼決絕審固于死生之間秋毫無所皇惑是先生之平生也予觀其文辭矯乎如雲鴻之出風塵汎乎如渚鷗之忘機械凜乎如匣劍之蘊鋒芒至于陳告敷宣肝膽畢露旁引廣喻曲盡事情則又沛乎如長江大河百折東下莫有當其騰迅者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偶得之者哉及其灑泣入衛捐家餉軍流離顛頓出萬死一生以圖興復力既不支猶以拘囚之餘從容燕市收三百年養士之功跡愈久而聲光不滅使天下後世曉然知有人臣之義莫不以爲處死之難古今未有若是烈者

西江志 卷一百八十一
不知其屢罷而不悔誠有以爲之也使幸而不值其變則處死者人必不聞不幸而聞于人人且歎其難矣或擬之憑氣而莫能原其所以爲心使先生平生所養卒不暴白于天下後世是尚爲知人論世矣乎夫不幸非人所常值也值其幸而能自盡則亦何至于屢罷夫惟不免于屢罷則知決絕審固於死生之間者乃所以豫爲之所而非先生所願亦明矣非所願而必爲之所知其不免而不爲之動古之知所養者蓋如此彼擬先生於憑氣而徒自幸其值者其尚憮然於此否乎予生先生之鄉想慕其平生設以身處而深有感於養氣之說因序集而并著之嗚呼使人人皆知所養不徒仰歎先生之難其於世道將必有賴二公風厲之意至是效矣

解學士文集序

始予游東山經三麓而後躋浮黎浮黎者東山之巔也據是返顧培塿層疊環以百數當是時第謂高厚必資積累理固然耳後數年友人相期于衡百里而近望其高與東山似即而仰攀百折縈紆窮日乃至祝融之峰自峰頂下視旁無倚附緣麓一谷橫四十里蓋拔坤維入漢紀而特立博敷諸山非其倫也又數年入匡廬其他不異東山獨五老峭峙得衡一體於是悟曰物固有至鉅者乎彼名岳者山之至鉅不由積累而高厚者也匡以五老亦得名岳譬之形貌兩人戴笠豈不轟然而不可爲鉅偏長拘行無以語聖賢之大亦猶是也夫聖賢至矣彼略毀譽輕利害視天下事無不可爲而不可罔以世俗之見故卒應王佐而稱豪傑若是者亦爲鉅人春雨解公幾之方高皇揮斥英雄濯拭宇宙此何時也而公

未弱冠天眷獨隆成祖之初契符魚水觀其應制寓諷封事
犯顏有鄭公之正乳兒朝貴敝屣爵位有方朔之奇忤權蹈
危投荒厲節有太白之邁保儲忘身徙家戎邊有東之之烈
是果積累得之否乎即使有歉于聖賢亦當不失為豪傑何
則其才固自殊也世之知公者淺類以詞翰賞之至論平生
莫定題品伏聞仁廟嘗曰人言解縉狂縉非狂士嗚呼非日
月之明哉公亦有言寧為有瑕玉莫作無瑕石斯固且自況
矣公蒙禍既酷藁柎外氏某再過其下歎歎歎息不忍輒去
會柱史遵化古松段君來按江省弔古采言檄縣禮葬將刻
其遺文以傳公天才逸發援筆萬言不事屬藁而又經籍沒
故多散亡從孫桐輯錄凡十卷求加詮次稍剔其偽不盡刪
繁亦以見公不屑屑尺寸間所謂不由積累一驗也嗚呼覽

者其辨人中之岳安在無徒高卑是校哉

泰和縣住勾軍冊後序

陳昌積

昌積頃辱巡臺孫公移檄相問復書幾千餘言大抵謂勾親
丁以補伍缺其載于令甲者重矣前後臺察綜核其名實援
清查五次之例以為宥者亦既屢矣今也官若傳舍而案為
虛器老書猾吏代認戎版為筆莊任意乾沒巨俠富軍歲納
季錢于兵掾厚文蓋除取逃絕而蠶食里甲匿批迴而狼索
倍貲所尤毒者捕力不勝竿之牧豎聊應勾補簽朝不謀夕
之傭而充長解長解之費至賣婦孥為給而牧豎則未及識
總旗之面已逃且故矣嗟乎黃放白催之弊豈獨賦斂為然
邪今振法洗奸酌可宥與應遣之宜而使軍實民恬以張職
不有賴于今之賢達人乎孫公握六察之權擅一時之望不

西江志 卷一百八十九
以予之疵賤而并棄其言復曰核哉子之說也是時公以便
宜釐宿弊剪機利之徒頗多嗣將丁盡戶絕及挨無名戎籍
例該免勾之三事覆核上請俱奉旨住勾公尋檄屬司類造
青冊上之兵部及分達各衛所令敢有擅勾者罪之違旨于
是泰和得住勾者四百九十九戶予因里巷之權復啓謝之
略云三事上聞矜可恤而雪釋除惡務本遞應遣于風馳此
公學道愛民之實施也公復書又有曷足以堪之語是非虛
已守職而肯撝不自功若是邪世嘗言爲大于細圖難于易
爲治法以公住勾之三事觀之若細易而無濟于艱大矣然
今之患正坐當事者往往玩清勾之法爲細易而不以爲功
名旣不能立恩于行法之內又不肯伐弊于毫釐之萌徒拘
法故而了勾當收弱惰以填格目竟釀師老兵耗之禍本一

遇黠寇輒不能支是豈令甲使然哉抑豈特機猾之罪哉予
聞深謀之士有爲國設權宜之策謂南人脆不任兵莫如追
發在伍富俠之募錙增養在伍常練之餘丁如古顧役之法
則彼樂于足食而此幸于免役何患士伍之不精實而奮勇
裁弱惰之冗食置出格之爵賞隨方以募土壯而又破除文
法推心置腹何患土著之不應募而蠶起一時當事者皆致
身協勞內外策應以實施行罔從中制不徒張虛形匿實禍
修彌飾之事而鈞上牽下使軍恬民熙于敵愾守固之間南
北各自爲當則大固可細而難固可易也是議也公其以爲
何如古者不爲官擇事公將無意于今之艱大而豫思長駕
遠馭之猷乎郡司馬敬所陳侯視泰和事謂住勾軍冊民不
能家覩而戶曉恐後胥得因緣爲奸以厲民乃梓之成書里

給一帙以為世憑侯蓋以勤恤民隱為心乃掇所嘗往復于
孫公者序諸其後而因以質之

西江志卷第一百八十九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孫公', '序', '諸', '其', '後', '而', '因', '以', '質', '之']

